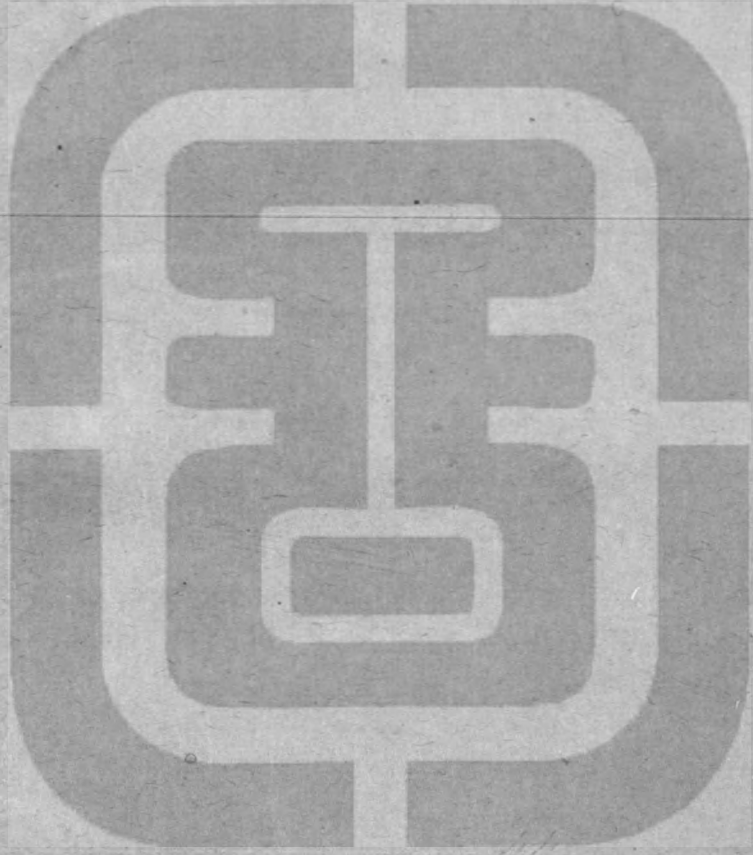


游
癖
百
金
方

選
練



四





并辭百金方目錄卷十二

營陣部引

陣

陣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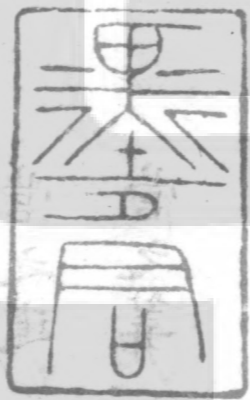
孔明八陣

吳璘疊陣

王夔圓陣

遠人陣法

孔明瞿塘方陣辨



積卒五營

李靖六花陣

張威撒星陣

戚繼光鴛鴦陣

孫武子常山蛇陣辨

孔明八翼陣辨



營陣分目

八翼陣圖

九軍陣法駁議

四方平定陣駁議

營

總論

又論

法戒

营地所宜

营地所忌

營之壘

木柵附

營之溝

營之門

營之道

營之官

營之筭

營之器

刺球式

安營蒺藜式

茅針式

鷲項式

鉄菱角式

木菱角式

皂角式

鬼箭

鬼箭筒式

鬼箭撒式

狼牙版

拒馬

軟壁

剛柔牌

剛柔牌制

空胡鹿

望樓

望遠鏡

望樓式

望遠鏡式

營之防

兵彥

外探

拓隊

夜號

夜巡

營之制

備夜戰

營之禁

割驢耳

驚麪者

行師留營

總論

又論

車營制敵

車材

車上

車制

小車

火車

葉公神銃車式

歷代車效攷

車之時宜

車之地宜

用車說

牌制

用牌

洪濟百金方目錄卷十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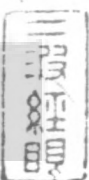
洪濟百金方

營陣分目

漢書百金方營陣卷十二



惠麓酒民編訂



軍之所以每戰輒敗一敗而全軍覆沒者蓋由于戰與不戰之權我不得而自主故也孫子云我欲戰敵雖深溝高垒不得不與我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敢與我戰惟能如是然後可以審利而動不利而止無紀律者則不然遇賊即戰非敢戰也自守無具不得不戰也一戰即敗非欲敗也自勝無策不得不敗也一敗即走非樂走也自固無法不得不走也一走則土崩瓦解兵將相離而全軍覆沒矣弊在陣法不明營規不立車戰法亡爾若能明

陣法立營規用車戰則不動如山而戰與不戰之權可以
操之自我矣輯營陣

陣

陣論

營陣之法自軒轅黃帝始神農世襄諸_哀侯連相侵伐黃帝習
用干戈肆征弗率乃觀星象布陣厥名握奇嗣後則太公有
五行三才陣周公有農兵陣楚武王有荆尸陣鄭莊公有魚
兩陣齊管子有內政陣晉荀吳有崇卒陣吳姬光有雞父陣
孫武子有乘之陣韓淮陰有垓下陣諸葛君有八陣圖李藥

師有六花陣下此如太乙常山車輪罟罟衝方雁行天覆地
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飛鷲長虹重霞八卦去古
益遠愈詭愈支失其旨矣是以將弁眩惑無所適從非敗于
廢法即敗於泥法豈小故哉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仰觀積
卒見于天文則陣法不始於人而始於天雖神聖如黃帝諸
人無非因此推演搃不出其範圍何況下焉者乎按舊說云
積卒星在房度西南其星十有二點布為內外二重外圍以
八八營也內握以四中坐也合內外而為九九軍也各三星
品連以為前後左右四獸之局向於前者為前拒



也向於後者為後拒。蛇陣也向於左者為左角。龍陣也向於右者為右角。虎陣也又外體圓。天陣也

內體方。地陣也外四隅各一。風雲起四維也東西

各二。天冲居左右也內二縱相對。天衡居前後也

二橫相對。地軸貫中央也又外四位之相間各離二星之

廣。內四星之相去各離一星之廣。陣間容陣隊間

容隊也前參連如後參連。左參連如右參連。以前

為後以後為前四面如一觸處為首也合有五營。散有

八陣。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也由此觀之則昭昭之上天

之所以顯示於人者其陣至簡而盡至整而固雖有聖智何

以加此無奈後人不知定理務求奇元沿至於今更有五弊

一曰失奇正之宜蓋制陣之法有動有靜體用乃立有體有

用奇正乃生正多而無奇則重而無功奇多而無正則輕而

不固故氤氳變化之時四方交互而出遊奕更迭而至而中

軍四隅之陣未嘗敢動也四隅兵動則四方轉而為正四方

之陣未嘗敢動也近見諸將新陣法舉陣皆動心竊疑之蓋

變多則煩動則亂兵之至危固莫甚於此也試觀孔明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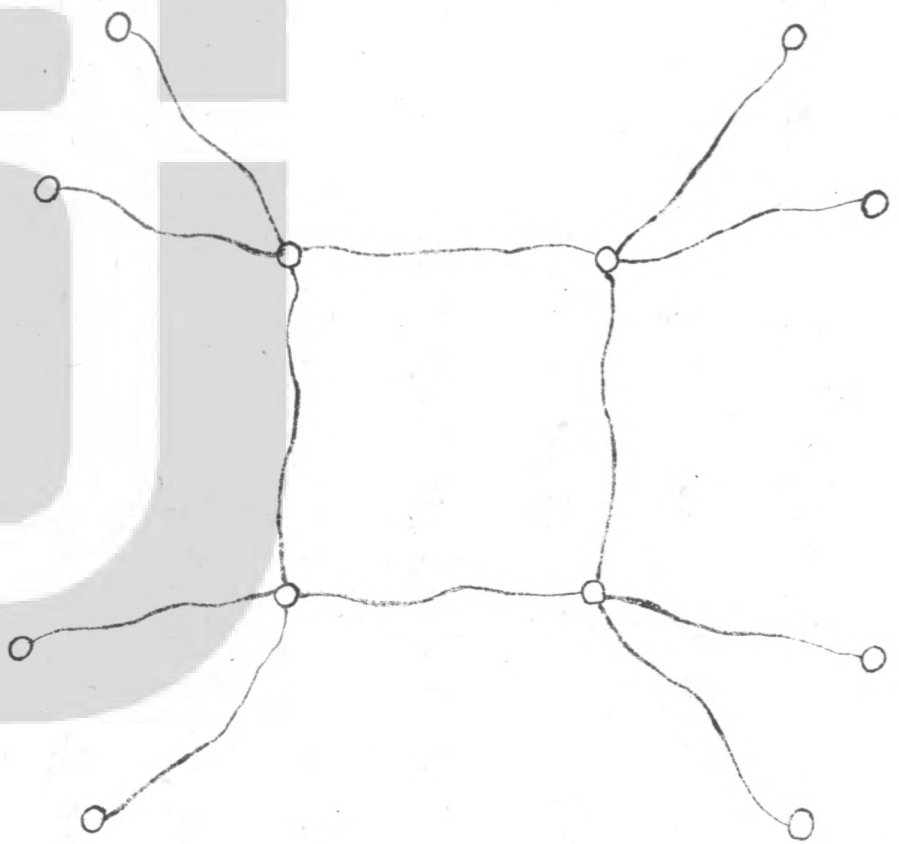
代國師其名內陣則曰地曰軸曰衡者何也蓋取靜之義也

靜則主守其兵為正其名外陣則曰天曰冲曰風雲者何也
蓋取動之義也動則主戰其兵為奇豈有舉陣盡動之理耶
其將固可讓而勇矣此一弊也二曰昧分合之勢蓋軍有前
後左右中古刺也其法不方則圓大要中軍居中前後左右
四軍環遠拱衛意固取於分為犄角便乎救援也今則不然
雖有前後左右中五軍之名却無前後左右中五軍之實每
一閱視不論數百數千皆相與團聚一隙之地於古開方立
表之法茫然不知嗟乎假令如此便可以成教閱則我太祖
高皇帝何苦多取民間穡地以廣演武場耶作者謂之聖此
其故可深長思矣以近日軍容如此何恠乎一遇交鋒便受
賊圍一處稍却全陣皆却哉謂宜各分部曲各分奇正形勢
相離聲援相接一陣有失諸陣尚全一營被圍諸營皆救指
臂一成功守皆利當分不分謂之縻軍此二弊也三曰暗疏
密之法蓋布陣之方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人間容人此定式
也嘗觀宋史兀朮最號梟勇善戰然順昌之役大為劉錡所
敗者止因朮軍甚衆推立無縫一遇交鋒皆偏仄掣肘不得
運動而錡軍䟽䟽落落欲前則前欲後則後欲左則左欲右
則右長槍大劍擊刺自如是以勝爾今人遇賊不鳥驚數散

輒蠅聚蜂攢情形如此所以不待接戰便致奔逃皆由布陣
將官疏密無法故也可仿古式每軍前後左右俾各占地二
步以示人間容人之意至一陣一隊又各相容庶幾往來攻
守道路井然可免壅塞之患矣此三弊也四曰不識行陣合
一之機兵法曰行則成行止則成陣非有二理也唐史思明
極善野戰遊兵及於石橋李光弼治軍嚴整當橋而進賊不
敢犯豈非部勒有方隱於成行之中寓成陣之法耶近日以
陣為陣以行為行軍行就途或先或後或行或止不認隊位
不分次序將士相離遠者數里若路逢暴寇風飄雨驟突來
格聞不識何以禦之古人吉行日可五十里師行日不過三
十里豈其故為遲鈍哉由其行必為戰備而大半精神用之
於整飭其部伍爾今特著為式三軍起行自中軍及四正四
隅八陣各有先後倫次不許稍紊即遇暴來之聞其陣立脚
便成已先為不可勝而待敵之可勝矣斯法簡而易操慎不
可忽倘冥行妄蹈謂之亂軍引勝此四弊也五曰不諳旗鼓
關係之重夫一軍之中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
為之旌旗則金鼓旌旗者固一軍之耳目也今則少有知其
旨者矣嘗見搃熟諸軍竟有不待金鼓而自成行陣者此不

過由於習慣一定陣勢却非從自己耳聽金鼓目視旌旗心
知方向而成者倘遇兩敵交鋒地方非舊日教場敵人非舊
日裝塘此時隨機應變全由將官旗鼓指使欲令進則進令
退則退令西則西令東則東方可望勝若平日止靠成套搬
演故事不曾教他專心致志去看將官旌旗去聽將官金鼓
一到危急之時縱是金之鼓之耳如不聞旌之旗之目如不
見豈不殆哉今特申明此義專教旗鼓凡我三軍眼不可亂
視惟將官旌旗是瞻耳不可亂聞惟將官金鼓是聽試想一
軍之中斬人者刀刺人者槍殪人於百步外者弓弩摧鋒於
數里外者銃砲豈不利害然古人只云祭旗只云釁鼓可見
旗鼓乃三軍耳目關係固甚重也昔吳起臨陣左右進劍起
却之曰大將專主旗鼓爾一劍之任非將事也可不慎歟今
日操演愈熟三軍耳目愈昏其病全在今日陣法也是如此
明日陣法也是如此毫不知變以悚動其耳目心志故爾此
五弊也夫苟一陣之中奇正得宜分合得勢疏密得法行即
成行止即成陣所麾從移所指從死金之則退鼓之則進一
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三軍
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生靈幸甚社稷幸甚

積卒五營



孔明八陣

孔明八陣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歲時之閏補偏救弊皆賴於此故變化不可窮盡假令止於八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

李靖六花陣

李靖六花陣等法以方圓曲直銳之形為分合變化之節在陣法特為花步耳至於臨敵無所用之臨敵之時相視地形或丘陵林壑平陸斥澤之不同或高下險易廣狹死生支挂之不一而因以制夫步騎多寡疎密輕重分合奇正之所宜

而已非真有方圓曲直銳之地形真有方圓曲直銳之陣勢也

吳璘疊陣

弓弩俱貴久持
全在勢險節短
上得力曰百步
內曰七十步愈近
愈妙

宋吳璘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鈇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得車戰餘意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

勝術只在此四字

與金酋習不祝胡蓋遇二酋老於兵胡蓋善戰璘挑與戰用疊陣法更休迭出輕裘駐馬而揮士殊死聞金人大敗降者萬餘

張威撒星陣

宋張威自行伍充偏裨其軍行必若銜枚寂不聞聲每戰必克金人憚之荆鄂多平野利騎不利步威曰彼鈇騎一衝則吾技窮矣乃以意創撒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每騎兵至則聲金一軍輒分數十族金人隨分兵則又趨而聚之倏忽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

王夔圓陣

宋利州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四川安撫制真使余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爾頃之班聲如雷江水如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

整

戚繼光鴛鴦陣

戚繼光每以鴛鴦陣取勝其法二牌平列狼筈各跟一牌每牌用長槍二枝夾之短兵居後遇戰伍長伍頭執挨牌前進如已聞鼓聲而遲由不進即以軍法斬首其餘緊隨牌進交鋒筈以救牌長槍救筈短兵救長槍牌手陣亡伍下兵通斬

嚴

遼人陣法

遼人兵制每遇對敵于陣四面列騎為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為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譟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抄第二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炒諸道皆然更退迭進敵陣不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退然後乘之此兵之所以強也

更迭迭進甚有法

孫武子常山蛇陣辨

新令常山蛇陣圖一首唐裴緒之所演也孫子九地篇有云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裴緒演而為蛇陣一軍六千人四千為步兵布為前後左右中二千為騎兵布為揚奇備伏形如蛇之蟠曲何辨之蓋軍有前後左右中自古之制也其法不方則圓中軍居中前後左右環而遶之此奇正之所由出裴緒以前後左右中布為直陣已失其制矣况孫子所謂率然者謂士卒深入死地其情不得不相救在法而不在形其形如蛇一攻可貫欲首尾相救其可得乎魚復江中孔明以石縱橫布為六十四垒其形正方桓溫見而嘆曰此常山蛇勢也蓋孔明八陣法以前為後以後為前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冲其中兩頭皆救桓溫知孔明之法故云然也裴緒附會之說何足以為法耶

孔明瞿塘方陣辨

黃帝握奇陣圓也圓者分表裡孔明八陣方也方者定八向圓陣以裡為正表為奇故名內陣曰地曰軸曰衝衡取靜之義也名外陣曰天曰衝曰風雲取動之義也方陣以四隅為正

四方為奇名四正為天地風雲者乾坤巽艮之位也名四奇為龍虎鳥蛇者震兌巽坎之位也是則孔明之天地風雲非軒轅之天地風雲軒轅之衡軸冲非孔明之龍虎鳥蛇亦猶伏羲文王之易先天後天各隨所取尔欲論握奇只求其法於内外勿襍以龍虎鳥蛇之稱欲論八陣只求其法於八向勿混以衡軸冲之號斯兩得之後人不知其說各以已意掌合握奇經文強比而同其謬甚矣吁孔明八陣之義唐太宗以問李靖則太宗未之了了可知靖以旂名隊號為答則李靖之粗略可見况於方士俗儒而可怪之耶

孔明八翼陣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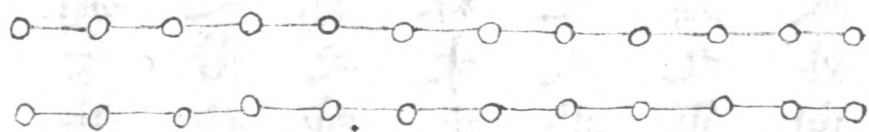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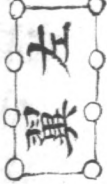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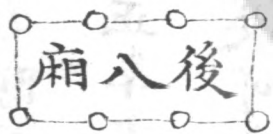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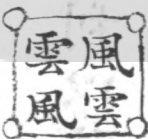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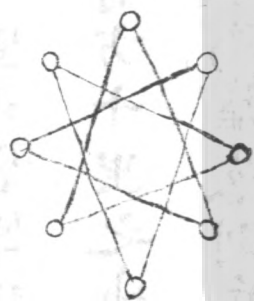
太乙統宗寶鑑八翼陣圖一首張燭之所演也孔明陣無有八翼之名者燭以步卒一十六陣為前後二廂以騎兵三十二陣為左右翼候正兵之後無奇奇兵之後無正何辨之蓋孔明六十四陣皆古之車制無非正兵別以二十四陣為遊兵則孔明叅用騎兵之法也瞿塘石陣八八成列遊兵環遶於後非特為殿後尔接戰之時或以居先或居左右為翼為疾為冲為突為揚為伏無定名也張燭推演陣圖動以六十四陣居中二十四陣居外寔不知孔明遊兵之用也大率制

兵當知伍法。中軍如身，前軍右軍如兩手，左軍後軍如兩足。皆為正兵。四奇選^送出於前後左右之間者，則如爪如牙，如嘴如角，如羽如翼，無正形，無定位，以此而識輕重之權，以此而求動靜之理，然後可與追議孔明之兵法。

八

翼

陣



九軍陣法駁議 出補筆談

熙寧中使六宅使郭固討論九軍陣法著之為書頒下諸帥
府副藏秘閣固之法九軍共為一營陣以駐隊統之若依古
法人占地二步馬四步軍中容軍隊中容隊則十萬之陣占
地方十里餘天下豈有方十里之地無正阜溝澗林木之碍
者兼九軍共以一駐隊為籬落則兵不復可分如九人共一
皮分之則死此正孫武所謂縻軍也予再加詳定謂九軍當
使別自為陣雖分列左右前後而各占地利以駐隊外向自
統縱越溝澗林薄不妨各自成營金鼓一作則卷舒合散渾
渾淪淪而不可亂九軍合為一大陣則中分四衢如井田法
九軍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頭八尾觸處為首上以為然
親舉乎曰譬如五指若共為一皮包之則何以施用遂著
為令

四方平定陣駁議

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車外環遇賊冲突間隊
出矢砲自車隙中射打賊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
中三冲三敵即此了局聞之副將王鳴鶴曰此即宋之平戎
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俟敵

宋攻僅為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野行匈奴中本朝惟宋制之仍而京師又四方觀望故天下陣法大致都相彷彿每當大敵多怯弱而不前欲求敵愾似宜通之

營

總論

凡兵所以逃陣者以營塞不固如行人無家戰一不利無所歸命不逃得乎故宜先定營或憑高山大川或聯戰車火車或結木柵坑塹以為營選用輕騎若干更番出哨時伏時見矣則練營寔為練胆之本也

又論

凡兵師之營擬於城郭宮室古法多依九宮六甲太乙天門地戶之法徒增疑惑不便於事今但取山川地形便利水草隨其險易為之遇平則方列圍水則圓開山路則磐回川流則屈曲務於適時便用爾

法戒

宋狄青受命討儂智高野宿皆成營柵四面陳兵穀弓弩皆
數重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具方青之未至也張忠蔣偕先
往一旦見賊則疾馳便戰又不知為營衛敗則皆望風走盡
合近日敗局特表出之以為法戒

營地所宜

下營之法擇地為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澤右有流泉背山陰
向平易通達樵牧謂之四備

營地所忌

一不居天灶天灶者大谷之口

兵法曰川谷之口乏水無草謂之天灶

一不居龍頭龍頭者大山之端

一不居地柱謂形如覆釜若安營其上八面招風周而受敵

兵法曰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柱

一不居地獄謂形如仰盆若安營其中被賊四面乘高攻我
必敗其中也

兵法曰高中之下謂之天獄下中之下謂之地獄

一不居障塞謂四通八達受敵益多

一不居無出路謂四面地險恐被圍難解及糧運阻絕

一不居山林艸木叢密之地春夏枝葉茂盛恐有潛襲之虞
秋冬草木枯敗恐遭風火之患

一不居江河海澗汙下之地恐有漲溢或被決壅

兵法曰春夏宜居高以防暴水

一不居無水及死水之地恐士卒渴乏

張郃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
汲道大破之

一不居無草之地恐馬失芻牧

兵法曰斥鹵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鋒

一不居死地舊云謂安營不臨塚墓之地人馬多夜驚久居
士卒必生疾病

一不居惡名如竇入牛口之類是也

一不居廢軍故城營久無人居者

兵法曰故村虛落荒城古砦謂之虛耗

凡過此地並去無留常令我遠之敵近之我迎之敵背之
則此利而被害矣

營之坐

舊制築城為營其城身高五尺闊八尺女牆高四尺闊二尺

愈高愈妙

木柵附

若因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勢險多石少土不任板築乃建木為柵皆泥塗以防火攻

營之溝

凡營盤挑濠兩道內一道寬一丈五深亦一丈五外一道寬一丈深亦一丈土散平垣內高外低勿碍火砲行路其守城軍士日間無有烽信即下城挑濠先將舊濠修濬寬深而後挑外濠但使城濠多得幾道俱極寬深豈不安穩進不能奮勇殺賊退不免于死而又不鑿濠立塹此弃物也
濠外掘陷馬坑一重闊廿五步

營之門

匈奴大入邊乃以劉礼為將軍軍霸上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及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今日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

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于是天子
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軍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
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
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
上棘門軍若見戲爾其將固可罷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
犯耶

營之道

尉繚子曰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分地方之以行垣而無通
其交往將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營其溝洫而明其
塞全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誅之伯不誅與
之同罪軍縱橫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俯柱量人與地柱
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將吏之屬不得通行采薪芻牧者皆成
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吏屬無節士無伍者橫門誅之
踰分千地者誅之故內無干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奸

營之官

一兵馬每下營訖營主即須幹當四司官典兵官及左右令
分頭巡隊問兵士到否如有未至即差本隊催促如有逃走
即牒所在捕捉

一軍下營訖司騎及佐分行巡視馬騾有疾者醫有搶者剪
剔傳藥有傷者申送量事決罰

一下營訖司曹及佐即巡隊簡較兵甲器仗等如有破綻損
污即須修葺磨礪如其弃失申上所由便為記案準法科決
一在營司倉及佐監管兵士糧食封貯點驗勿令靡費

營之筭

立營必先計人數配地多少寧使人浮于地不可地浮於人
此孫子所謂地生稱稱生勝之說也

聚三人于室內而不先量其卧處飲食起居之地則囂然

紛矣故營不可以無筭筭者豫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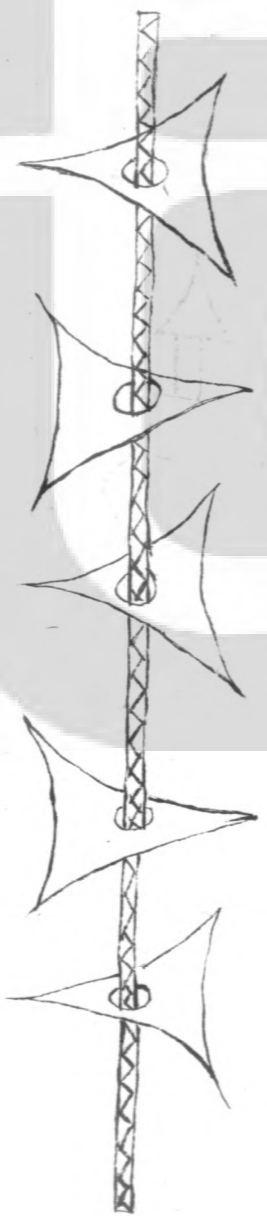
營之器 餘見拒禦部

器用之設非瞬息可成制作之艱非頃刻可辦乃若倉卒相
逢不期而遇前不得以攖其鋒後不得以避其銳當是之時
不費寸土尺木而賊馬自抵于損傷不勞匹馬隻輪而賊騎
自至于顛覆其法亦有六一日刺球四方有鋒中間有蒂以
鉄為之二曰蒺藜礪之以鋒淬之以毒以鉄為之三曰茅針
其形如針而稍大以鉄為之四曰鷲項其形兩曲而上下皆
銳以鉄為之五曰菱角以鉄為菱角六曰皂角以鉄為皂角

以上六法皆預先打造遇欲用則令筌插撒擲在地者也
如用蒺藜等器試于白日不效試於黑夜必效迎賊之來
路不效斷賊之歸路必效硬地不效無沙地不效無州地
不效須寘于沙州相間之地蒺藜即染土色州色賊見土
見州不見蒺藜而後蒺藜得妙其用徑寸之鋒躡千里之
馬足未有奇于此者

刺球

安營蒺藜



蒺藜繩連利于收起每一小尺一箇每一步五箇用繩串
入蒺藜心中而出每一小隊前面間花五層每隊共計十
五根附帶槍牌之上以行

第針



海濱不金方

營陣

項 鷲

角 菱 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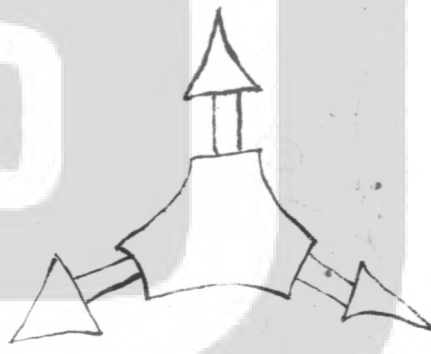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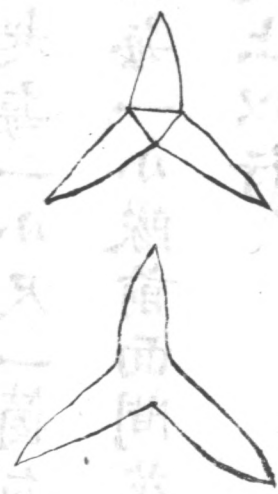
角 菱 木

角 皂

鬼箭

鉄蒺藜之小者糞汁毒藥製之戳脚肉爛故曰鬼箭裝竹筒
 内筒用茅竹去皮盖使不裂也長一尺上用木盖下用原節
 為底用時手提撒之下地均勻且速而不結以為阻馬守險
 之用行則懸之腰間

五果...
 人...
 ...



筒 式



并詳百金方

營陣

世

鬼箭撒式



狼牙版

用版釘狼牙釘於上。行則載於糧車之上。用則埋于沙礫之中。皆能陷賊騎於道狹險要者也。

拒馬

設拒馬以制冲突。敵勢險而節短。五步之內。長兵技竭。後短兵不備。被冲即窘。拒馬者。携坐以行。而兼車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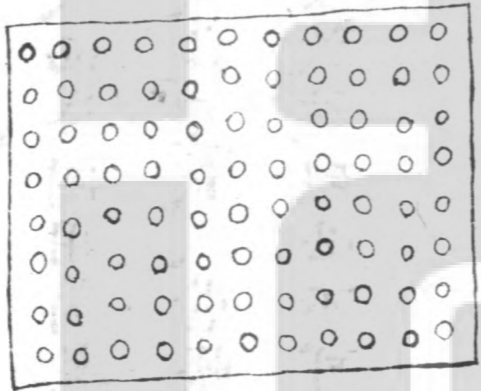
軟壁

用硬木作架。高七尺。闊六尺。取軍中綿絮。被用水浸透。挂於架上。張之陣前。以堵鉛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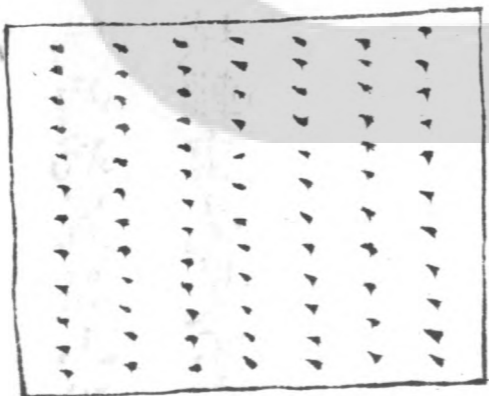
剛柔牌

其架用木為長枕中用一檔牌身與木牌等先用生牛皮二層釘之皮裡用好蚕綿三斤用布衲為一袋貼牛皮之間用分水薄綿紙每二張鬆鬆團為一球挨行排之又用蚕棉五斤衲布袋一幅蓋之四邊竹釘釘固通用灰漆四周裏面布處用油厚塗使不入水重可十五斤計費五兩只苦于價重而官司不能辦尔此外或用鉄為鋒或用鷲毛人髮或用密紙或用皮漆或用竹木而尖其脊其遮禦鉛子俱未有勝此者也最忌入水坐卧結寔

第一層 用生牛皮第二層用好蚕綿大布納之貼于皮裡
第三層 用薄素皮紙球密挨排相



第四層 用好蚕綿布一層蓋裡



空胡鹿

凡軍中至夜選聰耳少睡者令卧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為之凡人馬行在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响聞其中每

營寘一二所

營陣

望樓

凡軍營中必為望樓。選明目能視三四十里者。以為望子。

大約望樓用一柱者。樓防傾仄。顛仆夾住者為佳。三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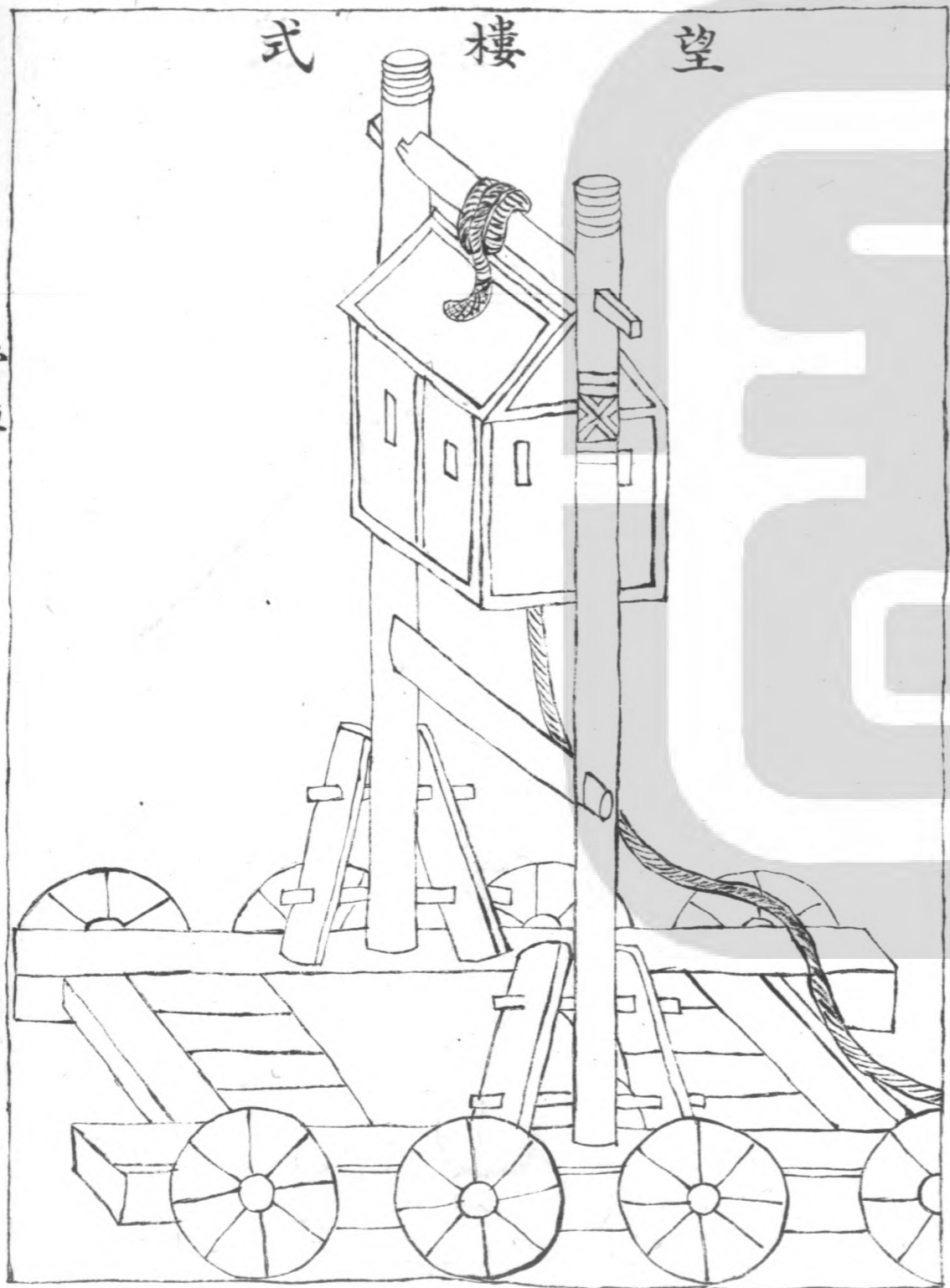
尤佳。其樓須可升可降。方妙。

望遠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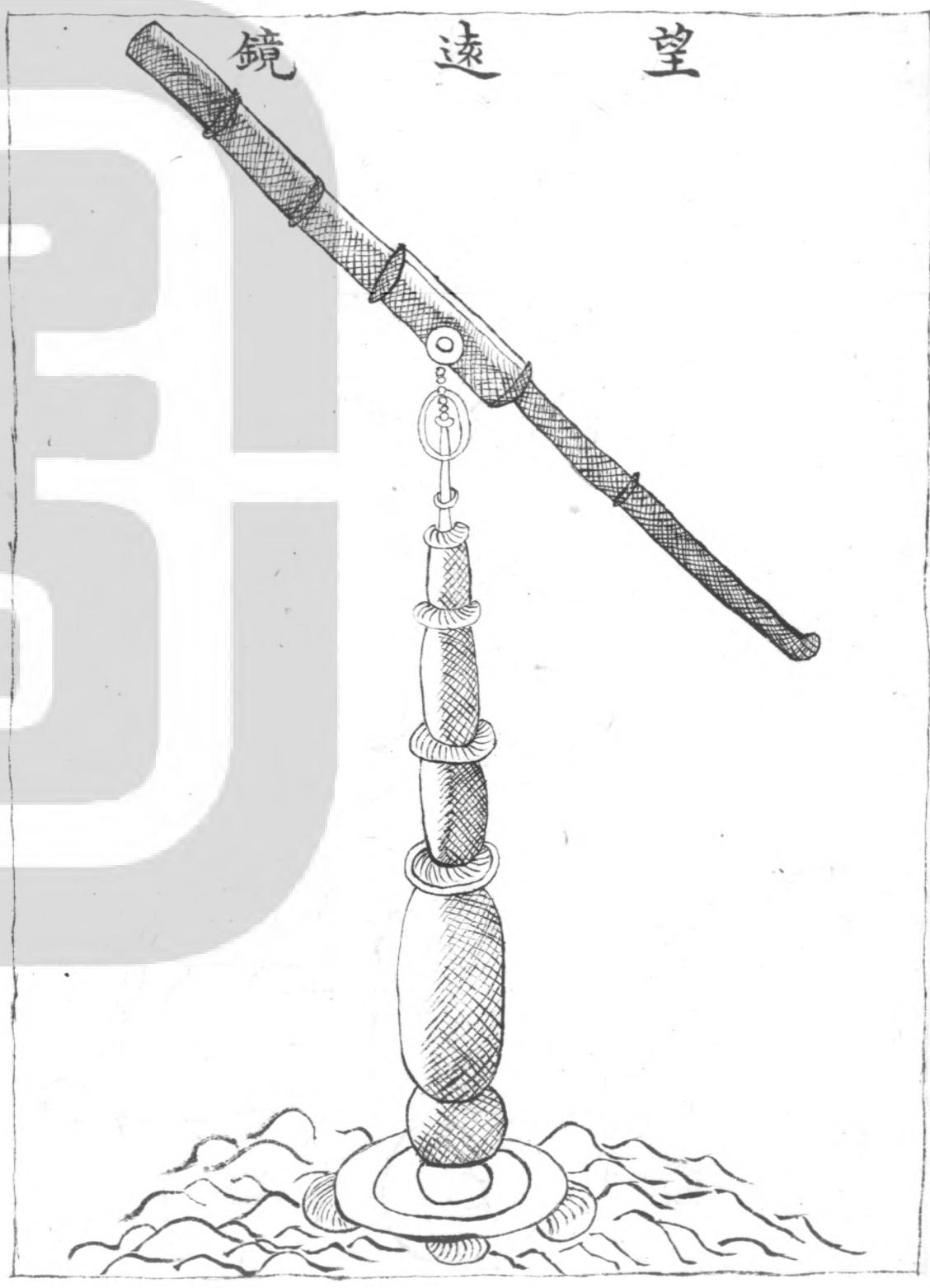
望遠鏡出自大西洋國。用筒數節。安玻璃兩端。置架上。視遠

如近視。小為大。遠望敵人營帳。人馬器械。輜重毫髮不爽。我

可預備戰守。安放銃砲。必不可少者。



望樓式



望遠鏡

營之防

夜則難防矣其要在於遠探候明更籌辨奸偽略次於左

兵候

凡軍營警備之外每軍必別設兵候一軍量抽戰士三五十人於當軍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設外鋪每鋪給鼓自隨如夜中有賊犯大營即鳴鼓大叫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獲克捷

外探

凡軍營下定夜則別真外探每營令夜不收迭作番次于營

四面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警急馳報軍中。

拓隊

凡軍營慮有突犯。即於營外常寘拓隊防獲。量抽戰士充其隊。去幕五十步均布。若賊來拓隊不敵。然後營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賊輒犯大營。

夜號

大將軍每營印簿一扇。每日一行題。云某營某年某月某日號簿。每日戌時。各營掌夜號官持簿于大將軍幕前表號。大將軍隨意注兩字。上一字是坐喝。下一字是行答。密封函付

領回。各營裨將開折。即密示坐喝者上一字。巡警者下一字。使各暗記。不可漏泄。

夜巡

及夜巡時經過更舍。坐者喝某字。巡者即答某字。即兩無言放過去。如喝答不相投。即屬別營人。或喝而不答。即是奸細。隨時拏縛。報本營主將。審查虛寔。傳報大將軍處分。如坐者不喝。巡警人即喝下字。坐者仍不答。即係睡熟。或往他處偷安。巡警人記其舖分。報主將查究。巡警人不到者。直更人報主將查究。

營之制

昔司馬懿與孔明對於渭南，孔明病卒，軍退，懿按行其營，至處所，嘆曰：「天下奇才也。」正改服其部分，有方，敵不得而犯耳。又按晉羅尚遣人夜襲李特營，特知之，戒嚴以待，及至其營，特堅卧不動，伺其衆半入，發伏擊之，大敗。若立營無制，則數賊竊入，一軍皆驚矣。今次其說於左。

脩夜戰

按兵法有云：「凡夜戰者，多為敵來襲我軍，至不得已而與戰。其法在於立營，立營之法與陣法同。故軍志曰：止則為營，行則為陣。蓋大陣之中，必包小陣；大營之內，必包小營。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大將營居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鈎連，曲折相對，遠不過百步，近不過五十步，道徑通達，足以出入部隊，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賊夜入營，四顧屹然，皆有小營，各自堅守，未知所攻，我當按兵勿動。縱賊盡入，然後擊鼓，諸營盡應，燃火內照，諸營兵士悉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強弓，四面俱發。若奸人潛入一營，砍營殺士，諸營即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若或出走，皆有羅網矣。今之立營，通洞豁達，部分無法，若有賊夜至軍

中無不驚擾雖多真斥候嚴為備守晦黑之夜彼我不分縱有衆力安能用之哉

營之禁

內不許出

一下營訖軍士欲進城貿易者每隊着火兵二名給牌出入餘有擅離信地者軍法示衆

外不許入

一營坐既定其自外屠沽販賣人一切禁斷營內自交易即不禁

割驢耳

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封沓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

絕軍食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奸人入營覘伺割以為信爾賊至不久宜急為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鬻麩者

邛州牙將阡能叛高仁厚帥兵五百人往代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麩者到營中邏者疑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

行師留營

善行師者行必結陣見可而進知難而止每行一次必立一營貯收糧草兼作退步各路兵深入百數十里必留營教所

撥兵防守。如前路迎敵，猝有不虞，就近憑營，庶幾人心有所繫屬，不至如鳥獸散，徒資寇兵也。

車

總論

論車戰莫詳于此

李綱請造戰車曰：勇以鉄騎勝中國，其說有二，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則車可制勝明矣。靖康間，獻車製者甚

衆，獨總制官張行申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筦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扞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窺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槍，又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鉄為鉤索，止則聯屬以為營，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之便，行則鱗次以為陣，止則鉤聯以為營，不必開濬塹，築營壘，最為簡便而完固。

余子俊言大同宣府地方地多曠衍，車戰為宜，器械乾糧

不煩馬馱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因獻圖本及兵部造
試所費不貲而遲重難行率歸於廢故有鷓鴣車之號謂
行不得也夫古人戰皆用車何便于昔而不便于今殆考
之未精制之未善而當事者遂以一試弃之爾且如秦築
長城萬世為利而今之築堡築垣者皆云沙浮易圯趙充
國屯田亦萬世為利而今之開屯者亦多築舍無成是皆
無寔心任事之人合羣策以求萬全故也法曷故哉嗚呼
苟無寔心任事之人即盡聖祖神宗之法制皆題之曰鷓
鴣可矣

又論

金人戰法死兵在前銳兵在後死兵披重甲騎雙馬冲前前
雖死而後仍復前莫敢退退即銳兵從後殺之待其冲動我
陣而後銳兵始乘其勝與西北人積卒居前老弱居後者不
同此必非我之弓矢決驟能抵敵也惟火器戰車一法可以
禦之請造雙輪戰車約三四千輛為率每車載大砲二位翼
以步軍千人各持火槍輪打夾運行則冲陣止以立營方為
穩便

車營制敵

今人一諱車戰，則笑以為迂，似以遲頓之車而欲與馬足較，斷無勝理。殊不知車者原取其整齊部伍，鎮靜人心，進無速奔，退無遽走，並非與馬較遲疾也。古稱北邊良將莫過李牧，夫李牧之用兵，虜入則收保而無亡失，守邊之策當于要路之冲，下一車營，一切騎步皆收入營內。如賊騎來逼，則將車上火器次第制之，賊遁則放開馬門，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眾寡不敵，則仍收入營中，賊再至則車上攻打，復如初。賊自東來則東路要冲，如此應之；賊自西來則西路要冲，如此應之。兵法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此也。

車材 以堅為貴

車戰之法，必不可無。而造車之材，未得其妙。以北方產無良木，彼督造之人，貪婪減剋，又以朽腐為之。操練日久，櫛風沐雨，比至乘車而戰，非衝軸折，則輪輻裂為誤。甚太平日費財造車，臨時無一車之用，甚可惜也。惟粵東所產紫荆木，質寔而性堅，暴露風雨十年不朽，其價值亦與檀榆相等。請派定一車之式，鋸為條方，採運前來，不過度嶺一日，略費夫役，此外便可乘舟渡江及河，徑至通州，造為戰車，則堅固渾厚，保無決裂。以四年一采，五年一修，所節省公費亦甚不少。真愈

於一年一造而無寔用者也

車士

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挾轅相為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為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柴廝養樵汲者

車制以輕為貴

雙輪大車每輛二十餘人輓之其行甚遲少遇澗澗險阻即不能越以是不適於用惟雙輪小車每車二人推之二人挽之兩車相連可蔽四十人戰則隨地形環布為陣軍馬居中敵騎圍繞則火器弓弩四面各發勢如火城敵不敢逼所向無前敵不敢遮其火器安於車上點放安穩不搖審定其苗頭高下所中非人即馬較之手中點放戰搖百不一中者大不侔矣馬步兼用長技並使戰守皆宜止則環列為營旁施鹿角連以鉄繩再制隨車小帳以免軍士露宿雖不能追奔逐北星馳電掣然列牆以遏敵入阨險以邀敵歸據水頭以困敵馬誠可化弱為強以寡敵衆或遇屯田亦可用以防衛而車制輕便前有險阻陷沙可以扛擡而過視之挑濠掘塹

自保不暇者萬萬不佯矣且每輛止費銀二兩餘每車千輛
僅當馬軍人千名一月之費也

小車

今世有獨輪車民間用以搬運一人前挽一人後推其制輕
便因其制可為戰車甚便可以拒可以營可以載其費廉其
利廣

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三者兵之至要
也今日行軍衣甲器械既各自賫若復責以裹粟米挾輜
重力必不勝若輕身而行又犯三者之忌不敗得乎南方

地即阻隘倘用此車每伍車一乘每乘夫二名如古廝徒
炊子之用公用輜糧悉在其上卒然遇敵立地成營一便
兵有所依不思逃竄二便施放火器心定持滿三便利則
進攻不利退守掄縱由我四便輜重糧食委積盡在軍中
即被圍困足以自全五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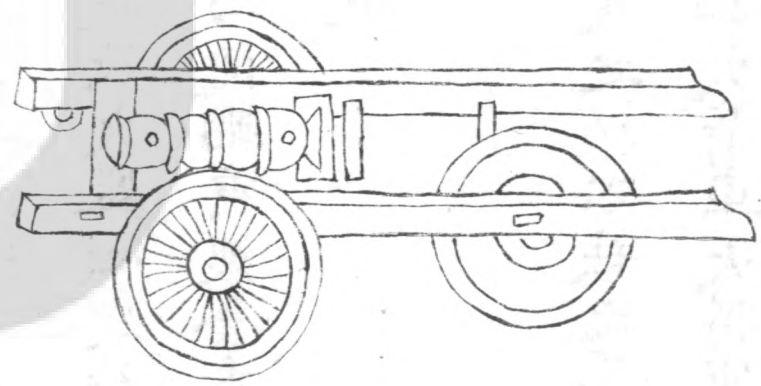
火車

用車為陣以禦敵冲誠為有足之城不秣之馬矣但所恃全
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何能禦如火箭車大將軍車之類不可
不預辦也

清溪下金水

葉公神銃車式

存此一式
餘可類推



歷代車效攷

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

李陵至浚稽山卒與虜遇眾寡不敵乃以大車為營引士出
營為陣千弩俱發虜乃引去

此車之用於西都者也

光武造樓櫓戰車寘塞上以拒匈奴

漢靈帝時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璇制馬車數十
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為兵車專設弓
弩及戰今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烧布布然

營陣

世四

并序

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破散

此車之用于東都者也

魏鄆陵侯彰征代郡以田豫為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為豫因地形回車結圓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

馬隆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眾萬計乘險逼隆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涼州遂平

此車之用於魏晉者也

劉裕伐南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朐南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

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諸軍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叅輦鹿角為方陣騎兵在內楊素曰此乃自固之道也

此車之用於南北朝者也

李靖與太宗論兵法曰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古

人節制信可重也

突厥阿史德溫傳反裴行儉詐為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五輩虜果掠車車中士突出殺獲幾盡

馬燧為戰車冒以狻猊象行則以載止則為陣討田悅燧乃推大車赫悅將楊朝光柵破之

此車之用于唐者也

宋真宗咸平中吳淑上疏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平居猶必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虞何況當胡虜之戰陳禦突騎之輕慄而無蔽護哉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護其身也而戰之

用車亦一陣之甲鎧也夫鱗介之蟲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豈可使肌肉居外而鱗介反在內乎夫用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用奇掩襲見可以進故出則藉此為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庶人心有所依據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魏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兩車上寘獸面木牌垂氈幙軟簾以禦箭鏃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挂搭如城壘前列大槍數十人馬不能近列陣

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弓車當陣門上真牀子弩矢大如
鑿一矢能射數十人彘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
砲亦二百步交陣則出騎兵兩向掩擊得捷則拔陣追襲少
却則入陣間稍憇士卒不疲慮有拒遏預為解脫計夜習不
使人見以其制上於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
此車之用於宋者也

車之時宜

陰濕則停陽燥則起

車之地宜

平易則利險阻則害

用車說

或曰平原曠野利於用車若連山峻嶺浮河積石車不可用
答曰大車不可用輕車獨不可用乎雙輪者不可用單輪者
獨不可用乎昔馬隆偏箱未聞其以地險路狹之故遂廢此
長技也

或曰敵以萬人之衆穿地以為長溝溝之上積以起土則吾
之輪有所扼馬有所制可奈何答曰彼之力能掘地為溝我
之力獨不能平溝為地乎且用車之力即當思濟車之窮奈

何為束手恃器之說也而又不聞六韜軍用之說耶渡海塹

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著轉關轆轤欲易動也八具

以環利通索張之張以環利通索欲堅固也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

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雖長河大江可以立濟咫

尺之溝何足為疑

或曰責軍以運車是未見敵而先竭其力於推挽矣又或軍

士不諳推挽恐有破轆折軸之患奈何答曰約計一軍當身

器甲糧糗不下四五十斤負四五十斤而趨不一舍疲矣再

舍三舍疲極矣卒然遇敵豈能戰乎有車以代為之載正息

其力也豈竭其力哉且古人行軍自戰士之外必另設廝徒
負養之卒若干人應于每隊約給火夫二名行則專主車務
止則專司樵汲此兵法所謂以治勝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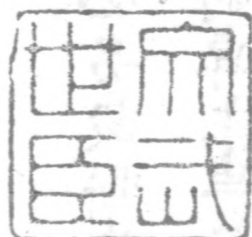
牌制

夫平原廣野結營禦冲衛蔽矢石此車之所宜也若乃仰坂
越險卑下泥濘短兵相接矢石交擊非牌何以蔽翼此亦陣
中之要其不可少也水陸舟車皆可用即古櫛盾之屬以
其能衛蔽也國初之制以木加草重而不利於步近福建以
藤為之雖輕便而不能避矢石或以生牛草二層縫成內寔

以木綿素皮紙輕便堅利能禦矢石火彈可以代甲冑之用
然牌但主於衛須以長短器械為之應援其法具後

用牌

用牌之法須擇膽力輕捷健壯者授之以法寘於行伍之先
為眾人之藩衛次用槍手四人傍牌後遮身次用斧手二人
再次用銃手四人長短相間迭為應援此用牌之大法也牌
兵有失通隊俱斬





泝源百金方目錄卷十三

水戰部引

大江要道

總引

舟戰

大勝小

順風勝逆風

防淺

防火

泝源百金方

水戰分目



堅勝脆

順流勝逆流

防砲

防風

防覆

舟製

八卦六花船

樓船式

神飛火輪舟式

沙船

開浪船

遊艇

走舸

無底船

子母舟式

木筏

水戰之師

東伍

責成

水兵

泗人司馬福

劉錡用泗人鑿舟

防鑿

閉艦式

輪舟式

鷹船式

喇叭船式

八槳船

漁船

蒙衝式

鴛鴦槳

聯環舟式

破船舸

棋色

舵工

泗人言文達

張永德用泗人繫舟

張費用泗人赴郢

浮水軍

水戰之器

攔火飛蓬式

製法

飛波甲式

護腎護脚式

火箭

三飛式

噴筒式

朝腦水秀才

江豚油

火種方

鈎鑷式

拍竿

鈎距

小鏢式

水戰附攷

周瑜熱曹拯

應用法藥

又製蓬索藥方

索籬式

水馬

火飛抓式

火桶式

合餅子方式

石油

逆風火藥

水老鴉

撩鈎式

鉄綆

犁頭鏢式

罟網

俞通海熱陳友諒

兀术火箭焚海舟

劉裕分步騎于西岸破盧

循

杜惠慶步兵夾岸破盧循

侯瑱就順風

章昭達據上流

吳為鉄鎖截江王濬破之

魏為橋柵跨淮馮道根破

之

梁以竹箬聯蒙衝斷河李

建及破之

歐陽紇以竹籠盛沙石寘

水遏船昭達破之

魏以鉄鎖斷河

崔延伯以車輪斷淮

王僧辨以大艦斷江

王軌以鉄鎖貫車輪斷清水

浮梁渡江

兵夫列船式

總引

平時立船閘視圖

每船器械

捕盜自備

各兵自備

泝泝百金方目錄卷十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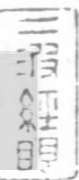
泝泝百金方

水戰分目

併澣百金方水戰卷十三



惠麓酒民編訂



東南之地守江重于守城水戰急于陸戰謂天塹不足將
 歟則魏武困于居巢曹丕困于濡須拓跋困于瓜州符堅
 困于淝水矣謂徒險果足恃歟則杜預嘗罷樂鄉胡奮嘗
 入夏口賀若弼嘗涉廣陵曹彬嘗渡采石矣信乎扼險者
 勝恃險者亡也竊見大江之南上自荆岳下至當潤不過
 十郡十郡之間其要不過七渡上流最緊者三荆南之公
 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
 下流之最緊者二建康之浦口鎮江之瓜州是也若江上

無虞則城內居民皆可安堵如故。倘輕棄天險，聽其投鞭，坐守孤城，譬如鼠入穴中，立受偏灰，而東南數郡皆有燎原漂木之憂，乃失策之甚者矣。故當以防江為戰守之要策也。輯水戰。

大江要道

摠引

以歷代史考之，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舍舟登陸，尚得半利。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徑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橋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若夫舟師可以守之處，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蓋韓擒虎嘗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蓋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扼其要害，使不得進，此皆以舟師守者也。

舟戰

大勝小

并詳百金方

水戰

戚繼光云福船廣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倭船自來
矮小如我之小船故福船乘風下壑如車碾螳螂聞船力
而不聞人力是以每取勝

金兀朮入寇韓世忠與相持于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
山下將戰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兀朮大敗

宋虞允文及金主亮戰于江中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搃小
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我軍
士殊死戰官軍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

陳友諒圍南昌上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友諒解圍東出
鄱陽湖逆戰友諒悉以巨舟連鎖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
我軍舟小怯于仰攻往、退縮上不擇親執旗四麾右師小
卻上命斬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能止郭興趨進曰彼舟如
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為非大攻不可上然之
即命常遇春諸將分調網船載葦荻真火藥其中至脯時東
北風起乘風縱火赫其戰艦數百艘烟焰漲天十里之間湖
水盡赤友諒弟偽王陳友仁陳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熱
死

堅勝脆

廣船視福船尤大其堅緻亦遠過之蓋廣船乃鉄力木所造福船不過松杉之類而已二船在海若相冲擊福船即碎不能當鉄力之堅也倭夸造船亦用松杉之類不敢與廣船相冲。

順風勝逆風

吳越王鏐遣其子傳瓘擊吳、遣彭彥章拒之戰于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兵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于已船而散豆于吳船豆為戰血所潰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金亮遣蘇保衡統水兵由海道將趨二浙李宝舟師至東海縣時虜圍海州寶麾兵登岸虜驚引去寶引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虜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侯風即南不知王師猝至宝禱于石臼祈風助順丙寅風雨南來眾喜爭奮引帆俄頃過山薄虜、驚失措虜帆皆以錦纈為之弥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窮促採瓦無復行次宝以火箭射之烟焰随發延燒數百艘大不及者猶欲前拒

室命健士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降者三千人獲究顏鄭家奴六人斬之

順流勝逆流

吳李神福自鄂川東下田頔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神福謂諸將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佯敗引舟沂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大敗士卒熱溺死者甚衆

防淺

吳權舉兵攻皎公羨于交州漢主命其子宏搽將兵救公羨

權引兵逆戰先于海口多植大杙銳其首冒之以鉄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偽遁須臾潮落漢艦皆碍鉄杙小得返漢兵大敗士卒覆溺者大半宏搽死漢主慟哭收餘衆而還

上討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屢瀕于危所乘舟偶膠渡沙賊乘勢攻之急欲犯上舟一時諸將計無所出帳前親兵將韓成進曰古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愛其死遂服上袍冕對賊衆投水中賊信之攻稍弛會諸將兵至救之賊始退上敗陳友諒于鄱陽湖友諒欲退保難山我師先至嬰子口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友諒不得出是夕我舟渡淺于左蠡與

友諒相侍者三日俞通海與衆議曰湖水有淺處舟難迴旋
不利于戰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即成擒矣劉基亦
密言于上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水相犯日決勝上從之敵見
我水陸結寨不敢出糧盡益窘繞下流欲遁通海追敗之

防砲

鄱陽之戰上亦屢瀕于危而後安一日與友諒鏖戰劉基在
御舟忽躍起大呼上亦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
曰難星過可更舟土倍如其言更之坐未半晌舊舟已為敵
砲擊碎矣

砲勢猛烈備禦為難但知以水剋火以柔制剛之法庶可
無虞矣

防火

元張宏範罷厓小張世傑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
艙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棲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守
計宏範薄之世傑舟堅不能動宏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
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熱宏
範無如之何

防風

宋張世傑與元張宏範戰于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諸將函其骨瘞潮居里

兵法云凡戰背風軍勢就順風之于戰乃極明淺極切要者也今之借口習天官者多矣及問以某日有風某日無風某日風起何角皆懵然莫辨嗟乎以區區有教有氣之

物尚不能知反欲妄言禍福孰令聽之哉

按大學衍義補有兩頭船之說蓋以海運為舡巨過風懼難旋轉兩頭製舡遇東風則西馳遇南風則北馳海道諸船無逾其利蓋武備不嫌于多憲惠不妨于遠莫為之前猶將求之而況設之前者有未泯乎以此冲敵則賊舟難整可亂也

防覆

海鷗者舡形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鷗之形舡上左右寘浮板形如鷗翅助其舡雖風濤怒張而無側傾覆背左右以生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

水戰

防鑿

舟用夾底庶可無虞舟底有用釘者鐵

舟製

八卦六花船

此船江海中攻守皆用不患風濤攻則敵不能當守則敵不能近故水戰首此以保全勝用厚楠木板作五槽底槽前平頭槽後為尾有八卦六花之義故名焉上有三桅中有八輪後有舵樓順風用蓬逆風轉輪其快如風底中一槽高七尺闊六尺旁二槽高六尺闊五尺儘邊二槽高五尺闊四尺每

槽相離實輪一尺五寸其闊三丈六尺兩頭接鋪平中間上作艙長三丈六尺槽前平頭三丈六尺槽亦三丈六尺尾起舵樓底空內定八輪居中作官艙長三丈六尺闊一丈八尺兩舷各闊九尺前後中共三桅蓬索用藥水刷過遇雨不濕火到蓬即滅周圍立換牌艙上用生牛皮色裹底用狼牙釘品字密釘以防奸細水恠此統軍大將取勝也

門艦

船舷上設女牆可蔽半身牆下開掣棹空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士上無護蔽前後左右豎

牙旗金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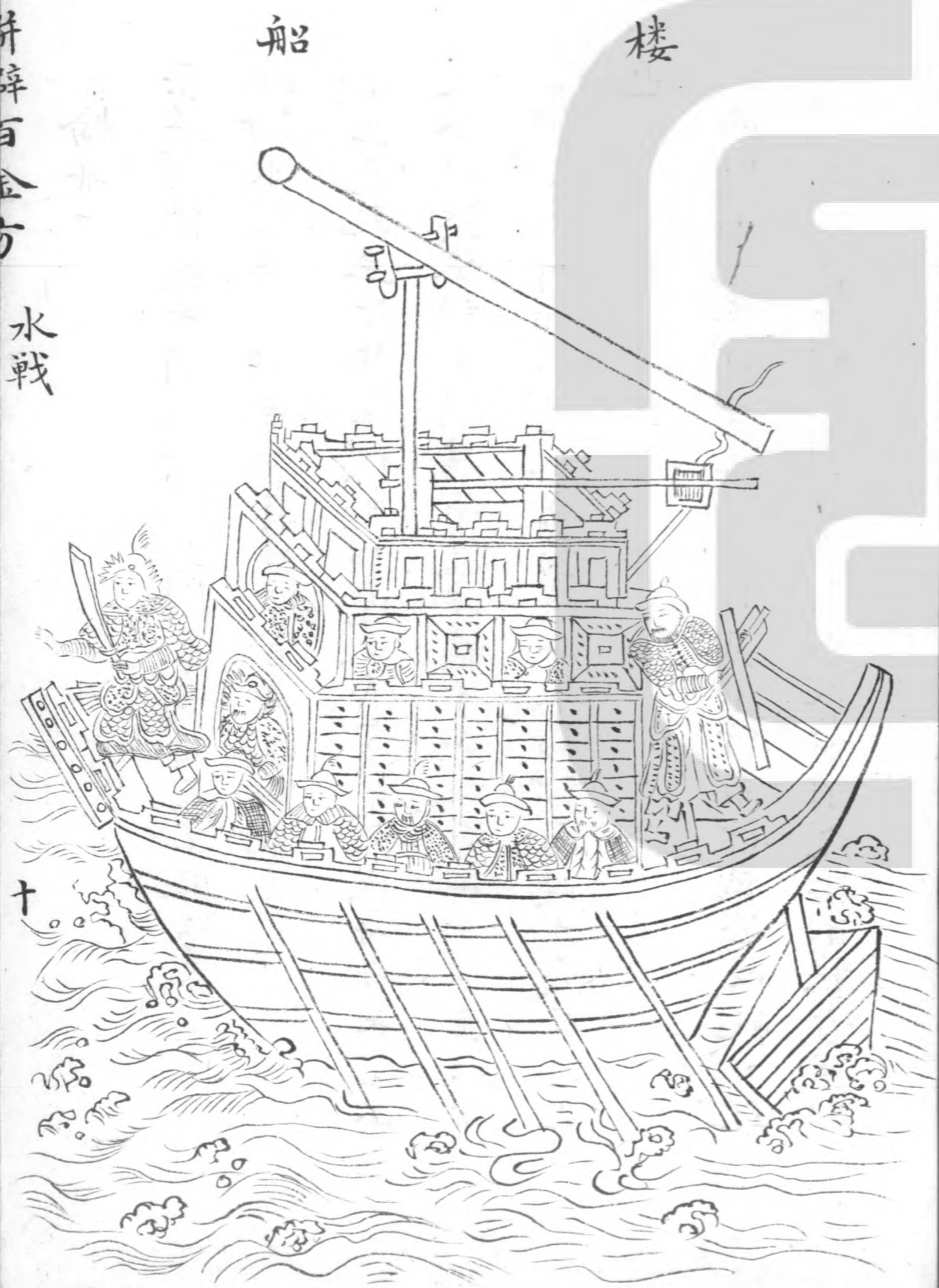
晉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舟連舫一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為城起橈櫓開四門其上皆得馳馬函恠獸于鷁首以愍江神水恠



樓船

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戟格，樹幡幟，開弩牕，矛穴，外施毡草，禦火，真砲，車檣，石鈇，汁，狀如小壘，其長者可以奔車馳馬，若過暴風，則人力不能制，似不甚便于用，然施之水軍，不可以不設，足張形勢而鎮風濤。

以上諸船皆用以壯威者也。



船

樓

并詳百金方

水戰

輪舟

岳飛破楊太于洞遲太時與劉豫通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真撞竿官舟迎之輒碎。

金主亮既至江北掠民船指麾欲濟雲允文伏舟于七宝山後令曰旗舉則出伺其半渡卓旗于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遂罄虜舟人馬皆溺此亦致勝之由也

邱瓊山先生曰舟之大者非風不行而行風必以帆之製非蒭葉與竹篾則布為之以火箭射之無不焚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楊公^公之舟以輪激水雖無風亦可行也巧思者能師其意仿而製之則雖無風不用帆亦可行矣。

飛輪架海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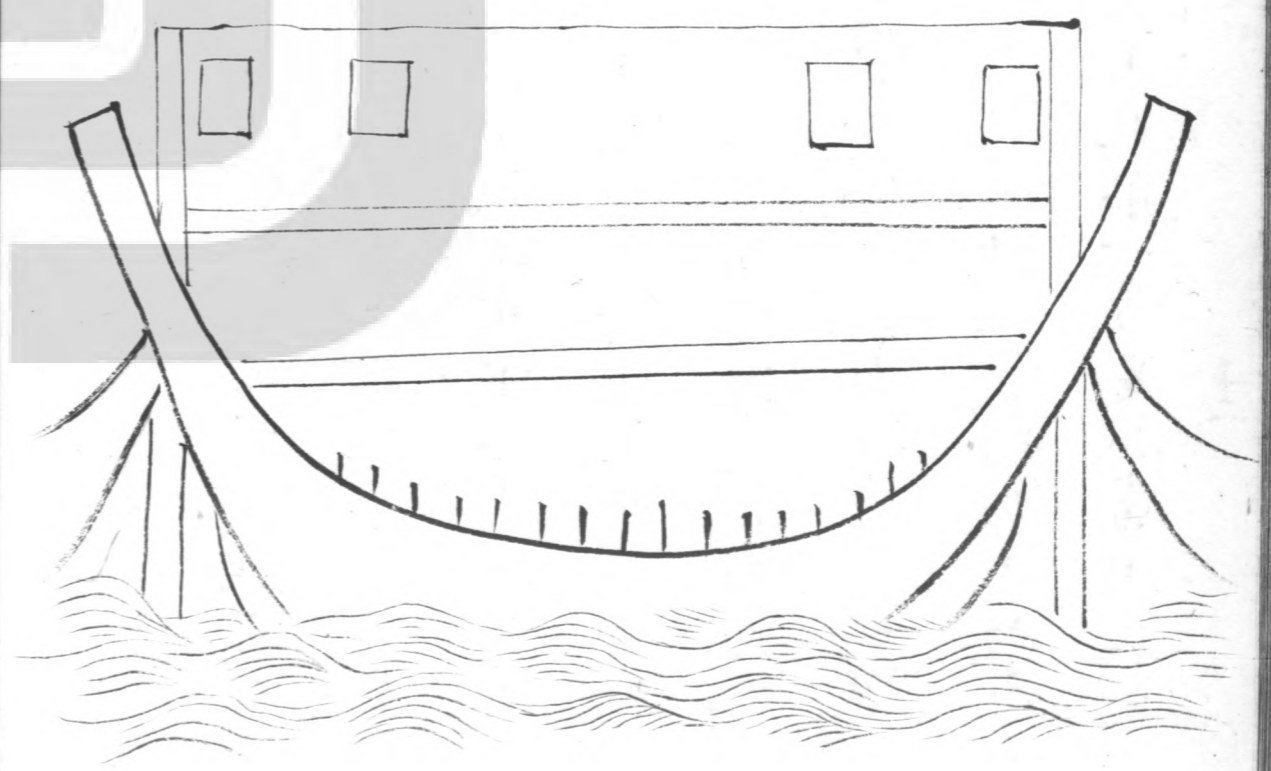
神飛火輪舟

陸戰用車騎水戰用舟船一定之制也。艘衝戰船武經自有圖式惟此船之式狀類海船周圍以生牛革為障或剖竹為筩以擋矢石上留銃眼箭眼看以擊賊上中下分為三層首尾設暗倉以通上下中層鋪用刀板釘板兩旁設飛槳或輪乘浪排風往來如飛募洩人以為水手遇賊詐敗弃而與之精兵暗伏艙下洩人赴水而走待賊登船機關一轉賊皆翻入中層刀釘板上可以就而戳之矣若冲入賊船隊內兩旁暗伏火器左冲右突勢不可當用此船一號足抵常用戰船

洪海下金方

十号。顧用之者。
在得其人耳。

神飛火輪舟



鷹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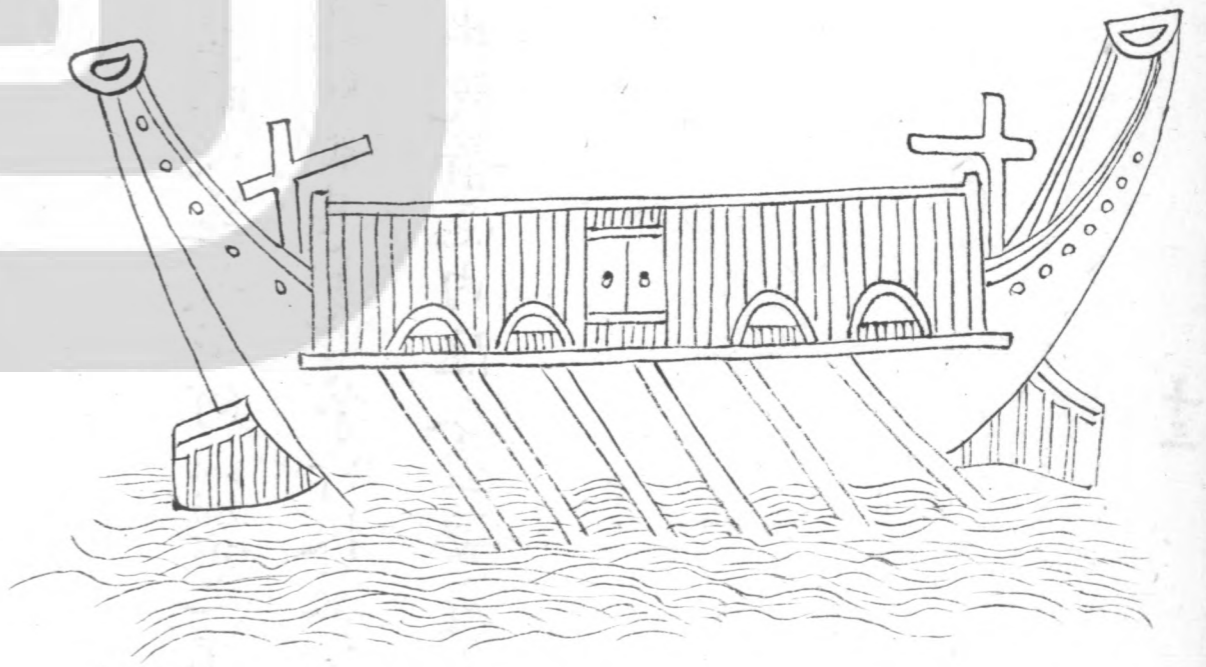
崇明沙船可以接戰。但上無壘蔽。火器矢石。何以禦之。不如鷹船。兩頭俱尖。不辨首尾。進退如飛。其旁皆茅竹板。密釘如福船。旁板之狀。竹間設窻。可出銃箭。窻內隱人。盪槳。鷹船沙船。乃相須之器也。

并詳百金方

水戰

鷹

船



沙船

沙船能調戩使鬥風太祖舊制深嚴雙桅船隻私自下海之禁承平既久法度浸弛不但雙桅習以為常甚有五桅者長江大帆一日千里若從權取而用之但于兩舷增設戰棚以為蔽衝亦利水戰

以上諸船皆用以戰敵者也

叭喇唬船

叭喇唬船浙中多用之福建之烽火門亦有其製底尖面闊首尾一樣底用龍骨直透前後濶約一丈長約四丈末有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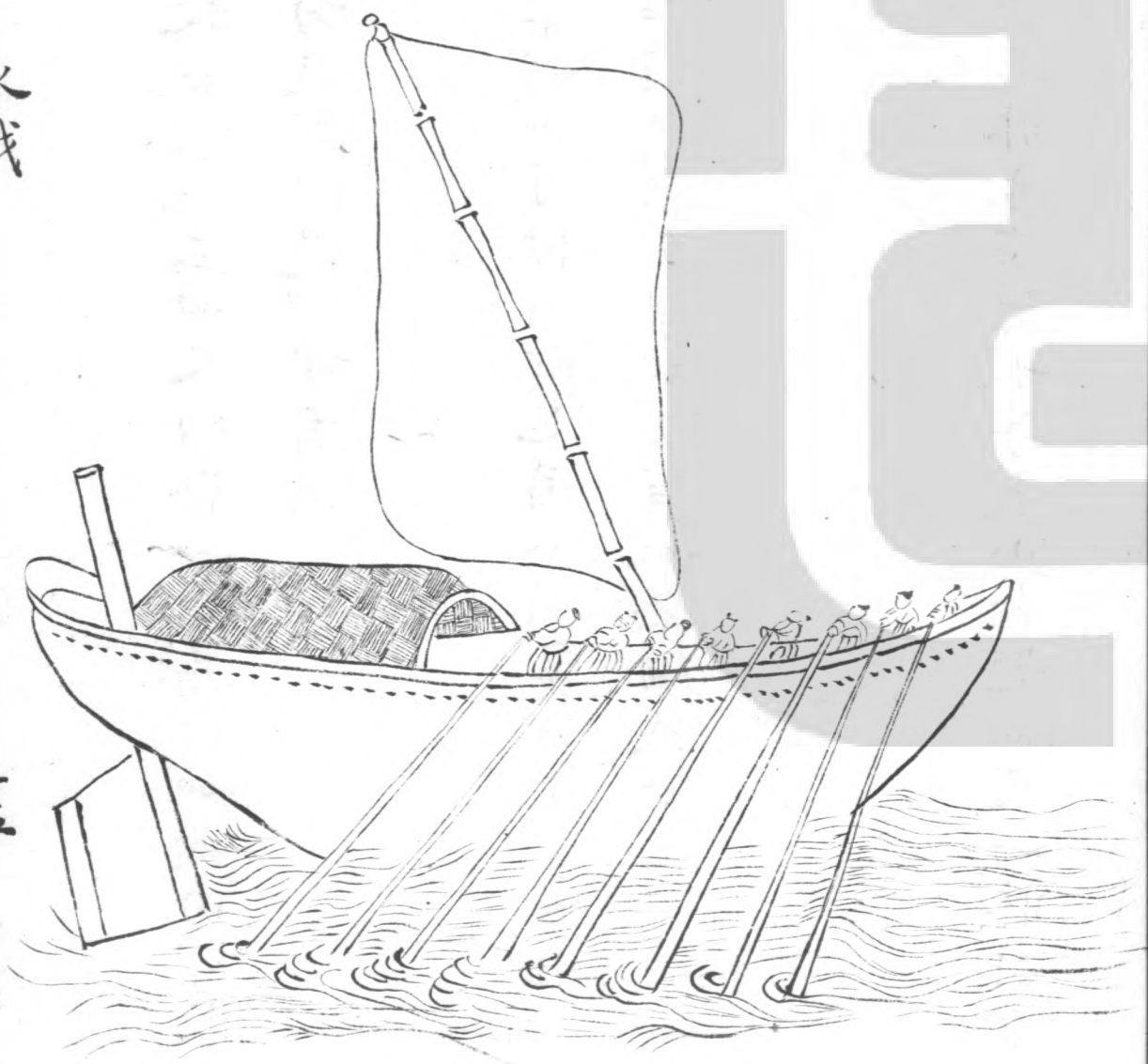
水戰

十四

官艙艙面兩旁各用長板一條其兵夫坐向後而棹槳每邊用槳十枝或八枝其疾如飛有風豎桅用布帆亦能破浪甚便追遂哨探倭奴号曰軟帆賊亦畏憚

按福建船有六号一号二号俱名福船三号哨船四号冬船五号鳥船六号快船福船勢力雄大便于冲犁哨船冬船便于攻戰追擊鳥船快船能狎風濤便于哨探或撈首級大小兼用俱不可廢船制至福建備矣

叭喇唬船



開浪船

以其頭尖故名喫水三四尺四槳一槽其行如飛內可容三五十人不拘風潮順逆皆可用也

八槳船

此船不能擊賊但可供哨探之用今閩廣浙直皆有之

宋趙善湘知鎮江製多槳船五百艘無論風勢逆順捷疾如

飛

遊艇

無女牆舷上槳牀左右隨艇子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

止回軍轉陣其疾如風虞侯用之

漁船

漁船于諸船中制至小材至簡工至約而其用為至重何也
以之出海每載三人一人執布帆一人執槳一人執鳥嘴銃
布帆輕捷無墊沒之虞易進易退隨波上下敵舟瞭望所不
及是以海上賴之取勝擒賊者多其力焉

以上諸船皆用以哨探者也

走舸用十四葉槳

走舸者舸舷上立女牆棹夫及戰卒皆選勇力精銳者充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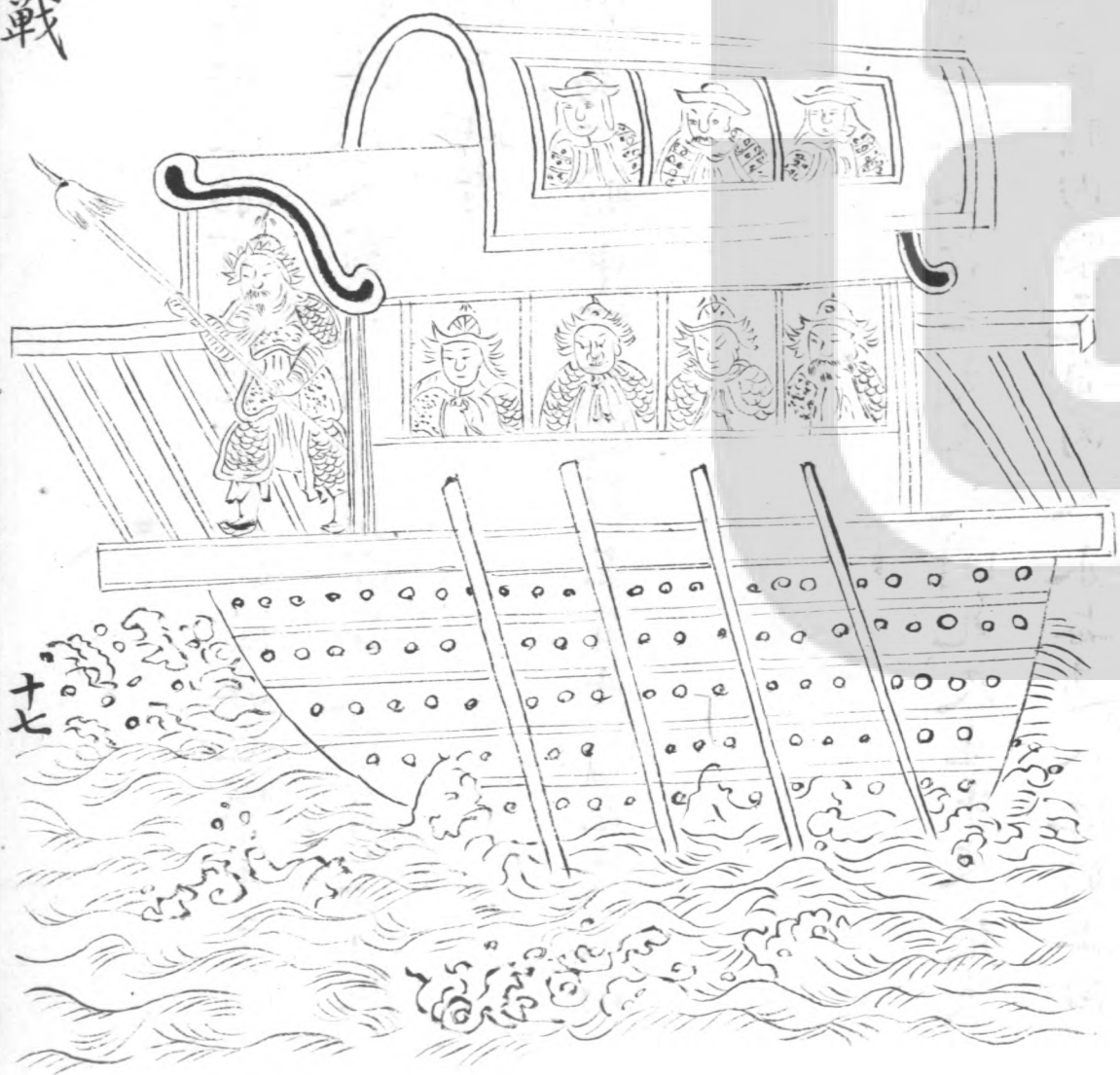
返如飛鷗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旌旗在上

蒙衝

蒙衝者以生牛草蒙戰船背左右開掣掉空矢石不能敗前
後左右有弩窻矛穴敵近則施放此不用大船務在捷速乘
人之不備

宋武帝北伐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
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
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

蒙衝



水戰

并序百金方

無底船

襄城之圍張貴為無底船百餘艘中豎旗幟各立軍士于兩舷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有之奇也
宜于夜
夜戰悞敵未有過于此者

又法以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空其底而掩覆之

鴛鴦槳

二舟并一處不用蓬桅各長三丈五尺闊九尺生牛皮張裹棹槳人并槳靶俱在艙內槳尾自內入水每邊八把艙上面

箭眼赴敵則兩邊飛棹相迎近則放神器分兩邊夾攻令彼左右難救

以上諸船皆用以掩襲者也

子母舟

子母舟長三丈五尺前二丈如艦船樣後一丈五尺只有兩邊擊板腹內空虛後藏一小舟通連一處亦有盖板掩人兩邊四棹前母船使風棹槳艙內裝茅薪真火藥船頭兩腋俱用狼牙釘錠鋼尖快利一拒彼舡即將母船發火与彼并焚我軍後開子船而歸

舟 母 子



聯環舟

其舟約四丈許外視之若一舟分則為二舟中聯以環前截
 載大砲神烟神沙毒火等器舟首鑿大倒鬚釘數枚後截兩
 旁施數槳載兵士遇賊或乘順風或自上流相機徑趨賊營
 以舟首釘撞于賊舟之上前環自解後截則回乘賊心驚惶
 用砲擊之乃水戰之奇策也環者大鉄圈兩箇釘前截後截
 用鉄鈎兩箇鈎住撞于賊船則放其鈎而後截即回本寨
 以上諸船皆用以熬燒者也

聯

環

舟



木筏

然敵之船莫如火碎敵之船莫如砲但大砲用于船上恐未
 損人反先損己自碗口大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
 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橫平底風不可翻水不可沉上安木架
 極其堅固量其高過于敵船于扼險之處平排如堵下安樁
 木以識之用神器照賊來路打去計步數若干遠將打到之
 地亦用樁木識之其戰船居于木筏之後五十步之外以防
 其坐筏上以絮被遮蔽于前將二三十具一字排列賊船遠
 望不啻城墻莫測其中之虛實同看賊船將入吾原識樁木

浮板步數之內將絮被用活機疾速放落而走舸之人將筏扶正用諸火器照賊打去次第制之以二三十座之筏一齊擊發賊船未有不損者可以禦可以守乃水戰之必須者也。砲之信藥皆用柿油等紙封固以防水汽潮濕。

破船舸

用大木五根各長三丈餘將木居中鑿空仍鋪平厚以麻粘之前後橫拴串釘一處如筏兩邊六輪上作船艙輪軸在內前平頭長一丈艙長一丈五尺尾長七尺安舵樓前平頭上安破舟銃其銃如神槍樣槍頭如蕎麥樣用純鋼極快利頭長三寸後桿長四寸如槍安窠銃內凡一舟前用三具約木頭與水頭相平約船相近艙內點放火線槍徑打入船內此用以守者也

一水洋、了無界隔以此為守宛如限帶封域矣兵法所云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此也

水戰之師

束伍

船號最忌名色襍沓不一不一則號令繇襍沓則士難辨混淆無有綱領何以坐籌制勝只一号至六号而止每一寨係

一將領不拘船之大小多寡均分派不拘恭遊都守把總
一例曰主將親舡為中司擇第一堅大者中軍領之餘分
為中司左司右司每司分二哨前司後司又各分二哨共十
哨大約十船以下五船以上為一艇哨官領之兩哨為一司
分統領之三司二司為一部主將領之

旗色

每船大旗俱用黑布一則便于遠瞭一則合于水性也仍用
白布取寨名一字大書加于旗心各舡方色製以号帶每隊
長小旗一面各舡本船号帶方色

每船大旗一面

前司紅帶

左司藍帶

右司白帶

後司黑帶

中司黃帶

中司雙黃帶

每船小旗五面

前司紅邊

左司藍邊

右司白邊

後司黑邊

中司黃邊

中、司加黃邊

責成

捕盜專管一船之務。凡入船客兵俱聽管束。第一當重其事。權俾有專力。無掣肘可也。舵工專管舵。兼防舵門下攻守。旋手專管旋。正頭前攻守。繚手專管帆檣繩索。主持調戲。斗手遇賊即上斗。用犁頭鏢下射賊舟。神器手專管定發無敵神飛砲。掌号手專管接應司哨号令。及對敵進止号令。守艙門者臨敵守艙門。平時管一應家火槓具支銷。晝夜出入關防隊長司一隊內攻守督兵用命。賊近專發火筒。平時督兵

習藝修治軍火器

舵工

一舵之命盡係舵工一人。必擇練達長年善知風頭熟諳水勢者充之。再真副貳以防疎虞。糧賜俱宜從優。有功先加頒

賞

昔有善捕盜者嘗言。每遇寇必親以手拊舵工。兩鼯若其股戰。髀慄必別擇有膽氣者代之。蓋以思奪其神則東西易向。必至誤事。真歷練後之語也。

水兵

水戰

沿海鹽徒儘可選用其次水兵奇妙如浙之七里瀧併金山寺下漁人俱能朝入水暮方出白晝水底鑽船致敵舟之沉溺黑夜抽幫起旋致賊師之失隊其次則南直以敗賣私鹽者人船輕便且習風濤黑夜潛行駕棹如飛用以出奇偷營偵探是一策也

泗人言文達

魏中山至英與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梁主勅曹景宗救之景宗憲城中危懇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勅入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

泗人司馬福

淮南兵圍蘇州吳越主鏐遣錢鏐等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鱉過皆知之吳越司馬福因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入城由是城中号令與援兵相應歎以為神

張永德用泗人繫舟

周師攻吳壽州吳人大發樓船蔽川而下泊于濠泗周師頗不利永德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繫以鉄鎖急引輕艇擊之吳人船不得進退溺者甚衆奪巨艦數十永德解金帶賞習水

者

劉錡用泗人鑿舟

宋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粘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

張貴用泗人赴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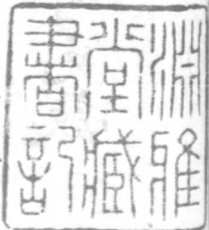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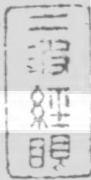
宋張貴入襄陽呂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錐魚蝦不得度二人過椿即鋸斷之竟逢郢還報



浮水軍

宋趙善湘知鎮江教浮水軍五百人常以黃金沉之江使探得者輒予之于是水藝極精練能潛行水底數里又製多槳船五百艘無問風勢逆順捷疾如飛赤烏白鷄二大舟每舟可載二千人依八陣為法每一蒐閱舟艦參錯襍以浮水諸軍履波濤為部伍角伎奏樂如涉康莊

水戰之法與其死戰賊于舟上不如陰制賊于舟下蓋以角力尚互有勝負運奇則格術萬全也與其破賊之卒不如破賊之舟蓋以破卒尚斬獲有限破舟則死亡無筭也



然收功全在泗人為將者宜預為簡別厚加撫養勤為練習以備不時之用中流一壺千金市之矣

水戰之器

攔火飛蓬

水戰之制莫要于蓬帆何也陸戰皆寔地設有不虞再謀生路江河湖海之間四面波濤蓬帆一沾火藥則三軍之命休矣必用晉石蜂脂熬漬為水將竹篾箬葉麻索藤繩或布浸之晒乾再浸務令極透編造蓬帆大書飛龍天兵為號則火箭火球火牡丹等件沾染不着吾兵可保無虞而進可克敵

矣此水戰之要具也

應用法藥

晉石 出山西透明者佳

脂蜜 出閩地者佳

製法

晉石十斤 蜂脂三斤 水五斤 再浸再晒以不染火為度

又製蓬索藥方

每白礬十斤 皮硝五斤 梔子四斤 為末入水五斗 熬三五沸 刷在蓬索上以防雨火也

欄火飛蓬式

以	書
便	某
軍	部
中	第
觀	幾
望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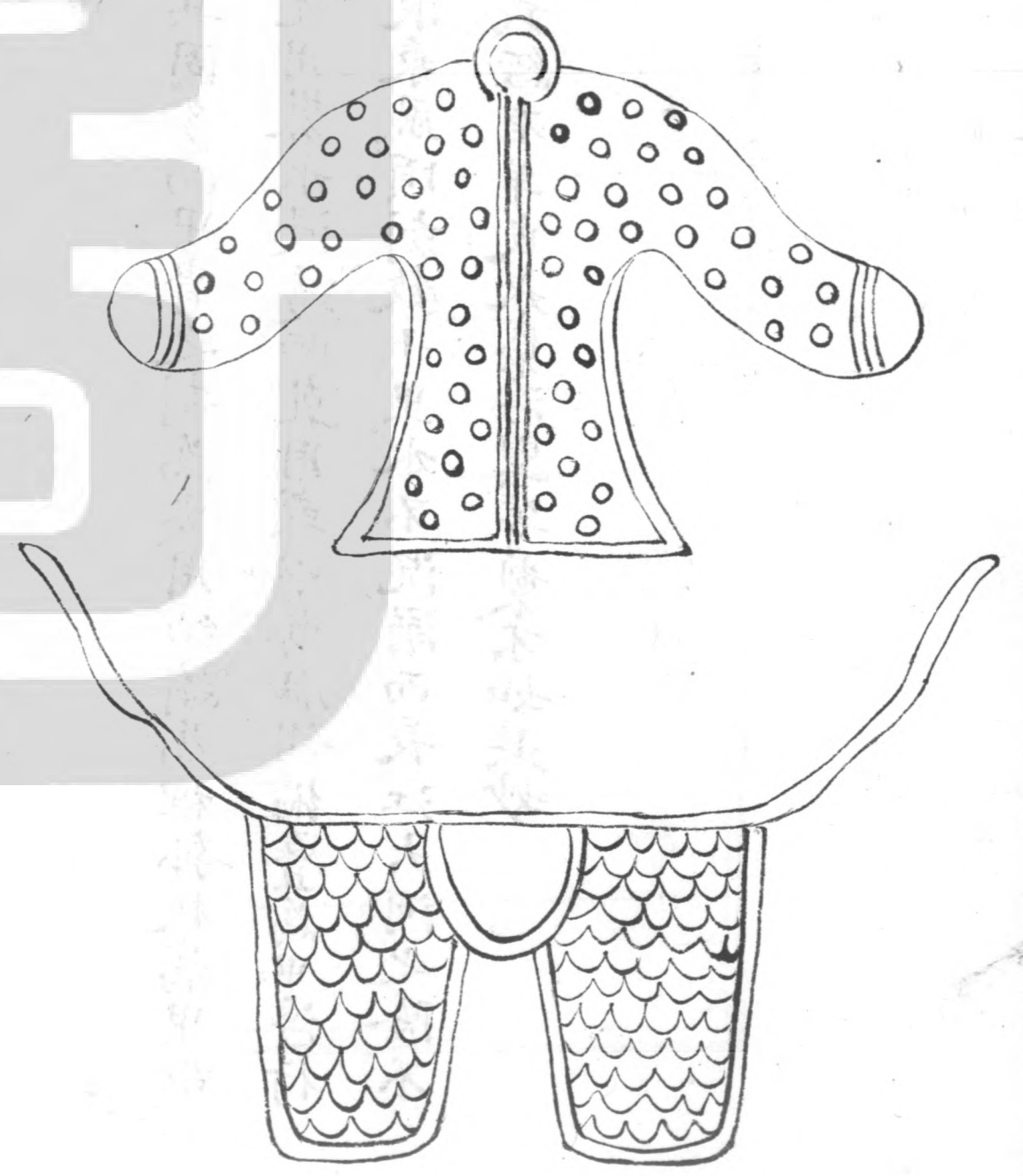
飛波甲

水戰之具固多而甲冑之制為要用紬絹為裡，瓠板為甲，砌如魚鱗，先用礬水浸透，晒乾用，或以鸞雁翎編疊為甲，浮行水面，駕浪乘風，頃刻數十里，水不沉溺，而長江大河之險，不足慮也。武經有羊皮水袋，浮嬰等製，不如此妙。

水戰

廿七

飛波甲



索籥

潛伏水底用銀打造法物約長一尺上分兩竅管塞于鼻下
 合一管噙于口中蓋人之被溺以水隨呼吸而入故也能使
 口鼻之氣上下往來可保無虞

護腎護脚

用柳瓢漆黑以護腎囊用帛帶繫于腰內漆絹裹脚底蓋腎
 囊与脚底湧泉穴入水其紅如火惡魚水獸望光而來斯傷
 其命護之則光不現而害可免亦水戰之必備者

式器



水馬

水馬之法用黃藤造一水馬腰似斗粗下用四足橫出水上其馬頭高一尺遮前浪馬尾高一尺遮後浪各虛其中外用

布裹堅漆拴一轡鏟人騎其中以便攀扯馬頭另外安插中空一段可藏乾糧足備三日之用有此一物則人膽壯其體不重船中易載再用綿裹上用匏片為甲葉匏取其浮綿取其水濕可禦矢石旁跨堅木短橈一件橈首用鉄為刃可為戰具而橈桿之中可藏小刀一口以備急用雖船指落水猶可以戰每見江海舟人有幼子各繫一整匏于其背以防一時之溺今將水帶亦用黃藤編輯至于兩掖惟一扁層或以皮聯之取其不碍戰鬥至于負之背上者少加大馬而胸前次之各用布漆不惟便于水且利于戰若腰繫此帶而更

更防水中毒物傷
人亦有制之法

騎水馬則沉溺之患可保無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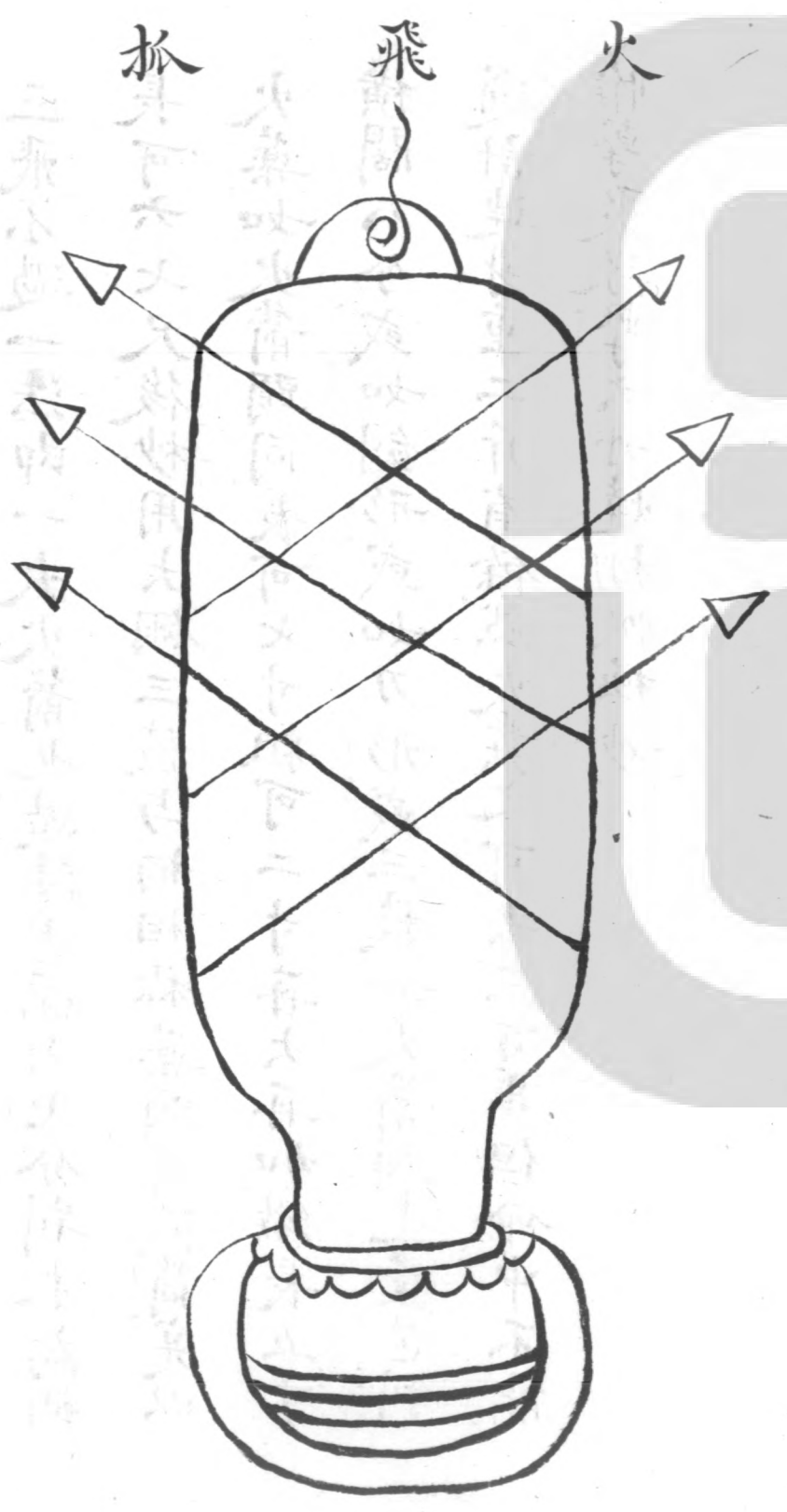
火箭

火箭之用其勢猛其力大敵見生畏過于弓弩善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枝約打二萬鎰方能濟頭上須用回火約十分之二因火箭力大而帆席之薄一射經過無益于熱故耳如尚慮透過當離火門之下一二寸遠用竹扎十字交叉以阻苗之水戰方可熱帆陸戰方可熱寨其竹鉄交接處須用筋纏堅固用漆過其銅花亦用漆下方耐風雨濕氣此火箭之制也但恐用之無法見敵惟圖高遠放去敵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于無用之地甚可惜也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一籠內名曰一窩蜂又曰火籠少者九枝曰九龍筒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漏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

火飛爪

賊船若在百步外用火箭射之矣如近十數步之內或熱其帆或熱其灶棚非火飛爪不可其制用可車之木車作棒槌形自頂上入刀將內中車空入明火藥裝滿周圍共掏七八孔以出火又周圍用倒須釘之外以油紙糊之以避雨濕。

臨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可以焚帆。或釘入人身。可然而走。釘入灶棚。可以延燒。此外似無奇策矣。然火飛抓之妙。不獨水路可用。如陸戰。令持諸器者。各帶一具。臨戰之時。前面用長兵相抵。後而短器手點火。擲中敵人。無不奪氣而走者。惟知機之將。臨時變通之而已。此亦亂而取之。意也。



三飛

三飛不過一法即一大火箭也造法用徑六七分荆木為柄長可六七尺後杪用大翎三稜與柄相稱藥頭用紙筒寔以火藥如火箭頭同長可七寸粗可二寸再大再加鐵長五寸橫闊八分或如劍形或如刀形或三稜如火箭頭光堂芒利通計連身重二斤有餘然火發之可去三百步但命中不能惟擊聚隊擊大舟燒棚帆極妙

飛槍 飛刀 飛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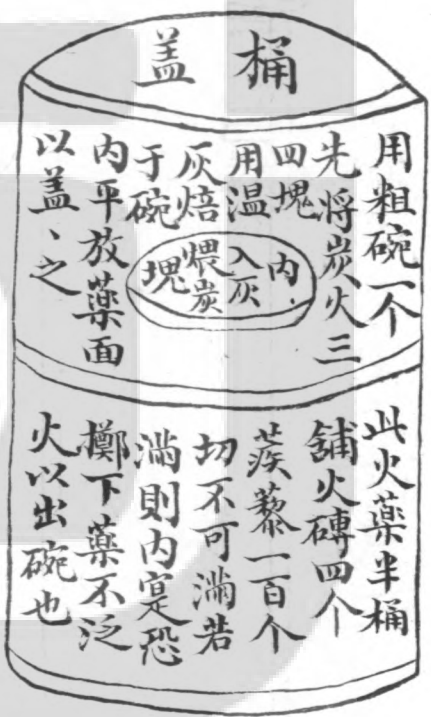
火桶

用火桶可容一斗者每桶先入藥五斤平鋪定上用薄沙土一層覆之將粗碗一隻內用灰埋火二三塊平閣在桶

利害相半慎之

內沙上裝完雙手平舉輕、落下彼舟火激藥發全舟盡熱。此器無葉線長短之失遇激便燃不及返擲我舟必臨用時。方裝火碗裝入火碗就要擲去不可留在我舟恐碗熱藥燃。又恐忙中忘之或為物件手足所觸動反害本船用時必付平日習熟試過者臨陣方得從容不致錯亂悞事。

火 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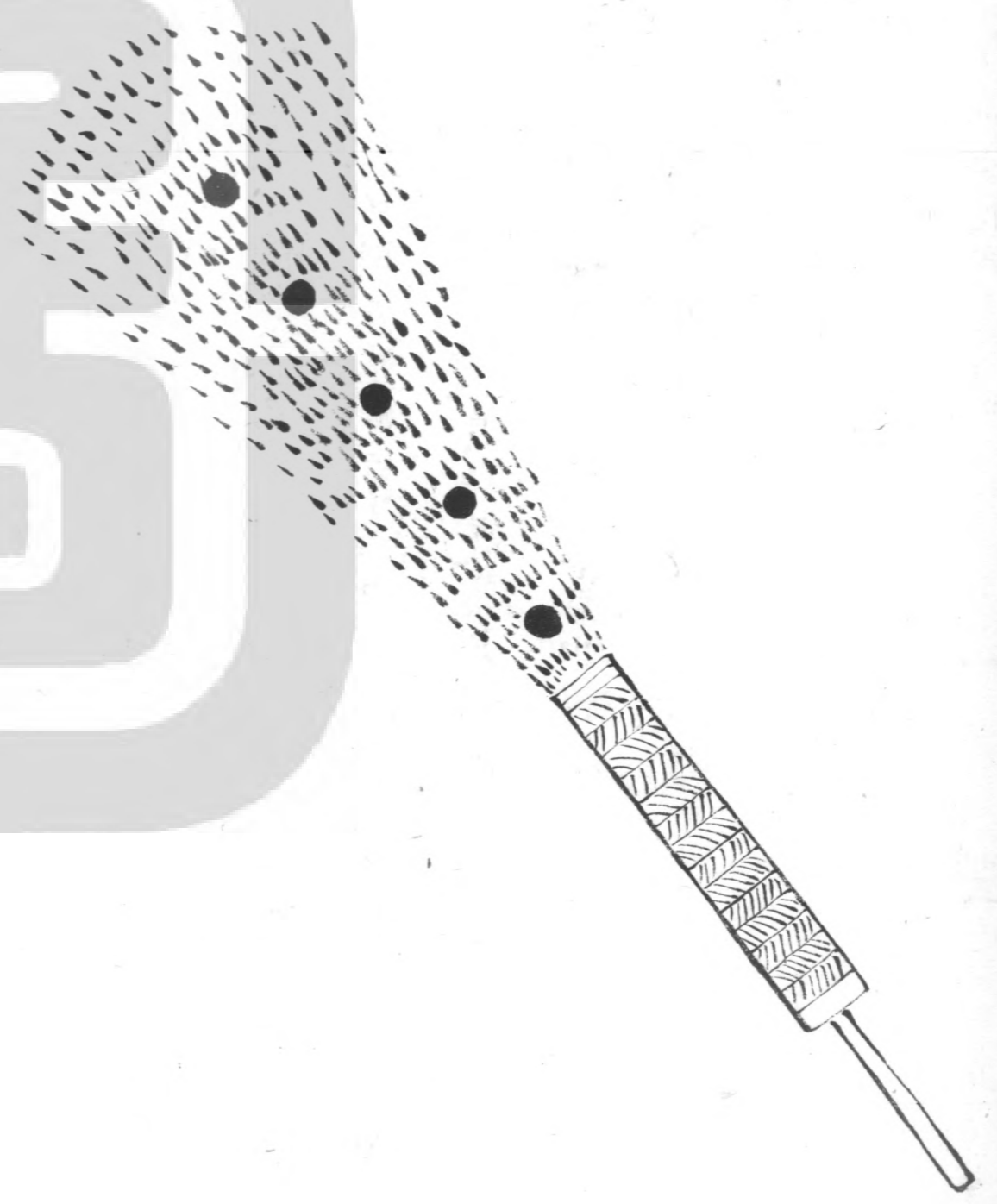


噴筒

用圓細猫竹徑粗二寸深長二尺餘以麻繩纏密下用竹木柄長五尺先下慢藥一層次下送藥一層次下餅一枚餅照原製務要合口用力築之築過力餅碎無用也此處要妙如此五次完送藥多則爆其腹送藥少則出餅子不遠此有定法以竹筒粗細餅子大小為送藥加減尔餅發去可數十丈遠徑粘帆上其帆立燃藥方詳制器部內

噴

筒



噴筒製

噴餅送噴餅送噴餅送噴餅送噴餅送
 噴餅送噴餅送噴餅送噴餅送噴餅送

藥子送噴餅送噴餅送噴餅送噴餅送

合餅子方

硝磺樟腦松脂雄黃砒霜稱勻分兩法製打成餅修合筒口
 餅兩邊取渠一道用藥線拴之

餅式



此渠深一分

朝腦水秀才

隔河放砲擊賊藥內須加朝腦水秀才無此二樣鉛子不能過水船上用砲亦當用此二樣以防水氣

石油

四川有石油者和藥可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團藏火器中借火器一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崩散于船蓬船艙之中掩敵不備駭目驚心縱以水救之而石油不畏水愈救愈熾其熱必矣若以兵罷之無不勝者

江豚油

江豚在水中能逆風逆浪而上故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共為藥

逆風火藥

風逆愈勁烟燄蔽天歌曰狼糞多收并艾朮須教加入江猪骨煨為灰肉煉油拌硝硫灰性烈晒焙須當用極乾逆風愈勁真奇絕還當二八配分明火攻陣裡神仙訣

- 狼糞 艾朮 江豚骨 江豚油 硝火
- 硫火 箬灰 樺灰 杉灰 班猫

火種方

不灰木一斤 鉄衣三兩 炭末三兩 麩皮三兩

紅棗肉 六兩 略拌米泔為餅每兩管一月

水老鴉

流賊劉七等舟泊狼山下蘇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其名水老鴉藏藥及火于礮水中發之又為製形如鳥喙持之入水以喙鑽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透船可沉試用之已破一船賊駭謂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乃舍舟登山遂為守兵所蹙

鈎鑷

舟中或割其繚或勾其船或割其棚間繩索必不可少須竹長而輕又彎而利乃得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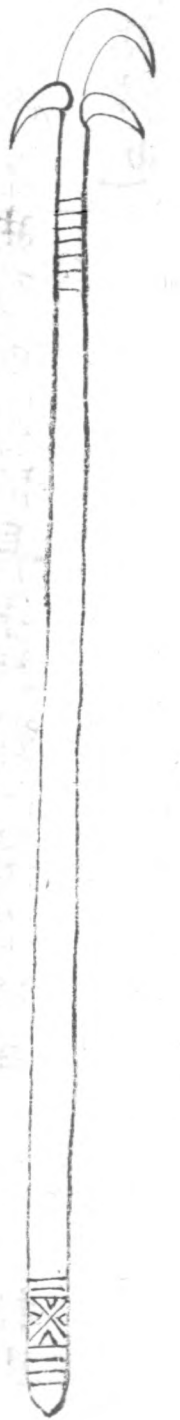
鑷鈎



撩鈎

兩船犁沉賊舟用此撈級或勾搭賊船使不得去或勾繚索以牽其棚舟中必不可少者但須勾粗稍固十數人扯拽勾萬鈎而不曲乃可勾柄長手執難以着准須用三勾一搭即得粘挂也

撩 鈎



拍竿

拍竿者施于大艦之上每艦作五層樓高百尺寘六拍竿並
高五十尺戰士八百人旗幟加于上每迎戰敵船若遇則發
拍竿當者船舫皆碎

隋高祖命楊素伐陳自信州下峽造大艦名五牙艦上起樓
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寘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
百人旗幟加于上次曰黃龍置兵五百人又乘舩等各有

差軍下至荆門陳將以艦拒素令乘五牙四艘逆戰船近
以拍竿碎陳十餘艦遂奪江路

揚太與劉豫通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
旁寘撞竿官舟迎之輒碎

鉄綆

兀术欲北渡韓世忠与之相持于黃天蕩世忠豫以鉄綆貫
大鈎授健者明旦敵舟諜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
每繩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术窮蹙

鈎距

水戰

楊銳守備九江安慶諸郡聞寧濠變作先引軍設鈎距于江側禁勿泄比寇至船二百餘艘拒斥為鈎距所破

犁頭鏢

此器船斗船尾皆可用下擲賊舟中舟必洞中人必碎斗上止容一二人多亦難携發不過三五次全在鈎重柄粗尾細太長則携上難太短則不直下鋒但利即可不必加工用其體重利下之勢而已平時要習熟先擇能上桅斗人于高山峭壁比桅斗尤高處山下立小圓牌把如一人粗自山上擲鏢每發必中把方為精熟

犁頭鏢

小鏢

重二斤

首徑一寸

長七尺

尾徑二分



舟相近一二十丈內若賊舟低小我舟高大用此最利擲之如雨無不中賊但習之不熟或翻筋斗或中而無力皆為徒費鋒須有鋼頭重尾輕用竹尤妙竹體和軟頭粗尾細相宜也無竹處用木桿須使頭粗尾細取其發之有力而准也用銀錢懸十步習之能矢命中又遠五步習之至二三十步

止則力盡矣

小

重四兩 首徑六分 長七尺 尾徑三分

鏢

頭粗長三寸

罟網 即壞魚網也 以絕粗者為貴

此器凡樓船無女牆板木者用之懸于船外左右防賊跳入十數層厚方可備槍箭惟不能避銃子耳先將網張無女牆船上用矢射之或槍戳銃擊加一層不效再加至十以不穿為準

以上皆水戰利器也然勝在于敵人之不及知事敗于吾軍之不能秘事機之無窮一或不密則我之所以制敵者敵反得以制我矣公孫述拒岑彭述為浮橋攢鉤以拒彭之船纜其術似矣未幾彭乃預知縱火焚橋鉤而述兵以敗韋昭達征嶺南賊為竹籠盛沙石以拒昭達之舟楫其智非不巧也不知昭達得以預知使士卒持刀砍籠而賊兵以潰吳人之禦晉可謂得策然鉄鎖截船之術一泄而不能免王濬捲大筏火炬之燒是皆敗于輕泄而貴于善秘也

水戰附攷

水戰

廿九

周瑜熱曹操

曹操伐吳周瑜與劉備進與曹操遇于赤壁瑜部將黃蓋取
蒙衝鬥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幙上建旌旗
豫備走舸繫于其尾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
帆餘船以次俱進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烈風猛船往
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烟焰漲天瑜等率輕銳繼其
後擂鼓大進操軍敗退

備走舸

俞通海熱陳友諒

陳友諒圍南昌上率通海等西援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

乘風

戰通海乘風棹七舟載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熱其戰艦數百
獲友仁友貴賊稍退時通海舟深入敵寨鏖戰久之不復見
意通海戰沒少頃飄飄遠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躍呼奮
前大敗敵

兀术火箭熱海舟

海艦

長綆貫鈎

金兀术入寇韓世忠與相持于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
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鉄相連為長綆貫一大鈎以授士
之驍捷者平旦甬以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
每綆綆則曳一舟而入甬竟不得濟兀术見海舟乘風使蓬

總綆曳舟
乘風

舟中載土
穴板擢漿
火箭射還

水戰用舟大小兼
濟兀术止有小舟
韓世忠止有海艦
所以互有勝負

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猷破海
舟之策于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
板以擢漿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
箭蓬則不攻自破矣兀术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
兀术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术令
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燄蔽天師遂大潰熱溺死者
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术遂濟江屯于六合
以上水戰而專用火攻者也

劉裕分步騎于西岸破盧循

令嚴

器利

因勢
岸軍投火

晉盧循徐道覆率衆數萬方艦而下莫見舳艫之際裕悉出
輕利閘艦親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于西岸右
軍參軍庾樂生乘艦不進斬而徇之于是衆軍並踴躍爭先
軍中多万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裕自于中流戲之因風水
之勢賊艦悉泊西岸西岸上軍先備火具乃投火熱之烟焰
翳天賊衆大敗初分遣步兵莫不疑恠及燒賊艦衆乃悅服
杜惠慶步兵夾岸破盧循

循既敗遂收餘衆南走交州刺史杜惠慶悉散家財以賞軍
士与循合戰擲雉尾炬熱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衆艦俱

雉尾炬
步兵夾射

燃兵衆大潰循知不免先鳩妻子自投于水惠慶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函七首送都下靈循滅而廣州平

以上水戰而兼用陸兵者也

侯瑱就順風

反逆為順
逆風縱火其弊
如此發拍
牛皮冒蒙衝

後梁王琳攻陳文帝命侯瑱督諸軍出屯蕪湖琳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于陳軍侯瑱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起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趨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踞其後西南風反為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發拍以擊琳艦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其艦

鎔鉄洒軍

並鎔鉄洒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弃船登岸走為陳軍所殺殆盡

水戰以順風為勢觀此可以類推矣

章昭達據上流

木筏為營

陳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安二郡界水陸為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為筏施拍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兩岫寶應抵戰昭達乃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達放筏衝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寶應大潰遂克定閩中

木筏破柵

水戰以上流為勢觀此可以類推矣

吳為鉄鎖截江王濬破之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脩舟艦乃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上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恠獸于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無有吳為鉄鎖橫截江險又作鉄椎暗置江中濬知狀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艸為人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鉄椎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斷于是順風鼓棹運造三山

大炬破鉄鎖

鉄鎖
鉄椎
大筏破鉄椎

按王濬造巨舟沿長江而下其大至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今長江故在舟行往來者雖百斛之舟尚有膠于淺者今晉舟如許之大轉動為難要非良法也
魏為槁柵跨淮馮道根破之

高艦
閩艦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眾數千萬攻梁鍾離城于邵陽洲南斥為槁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城攻大眼據北斥立城以通糧運梁高祖令曹景宗韋叡將兵救鍾離命豫裝高艦使與魏槁等為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叡攻二槁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會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乘閩

水戰

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艸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槁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槁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槁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殺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敗英見槁絕脫身奔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弃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

梁以竹竿聯艨艟斷河李建及破之

梁賀環攻晉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聯艨艟千餘艘蒙以牛草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于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

得渡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于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于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為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環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渡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効節敢死之士三百餘人被鎧操斧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搽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竿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燃火于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既斷隨流而下梁兵悉溺殆半晉兵乃得渡環解圍走

死士

斧

木罌載薪沃油
燃火巨艦

甲士

歐陽紇以竹籠盛沙石置水邊船昭達放之

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達督眾軍討之紇聞昭達奄至出頓涯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用過船艦昭達令軍人啣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筏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眾大敗因而禽紇

魏以鉄鎖斷河

宋垣護之為鍾離太守隨王玄謨攻滑臺護之以百舸為前鋒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之不見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軍以鉄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

長柯斧
中流而下故不能近

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鉄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近唯失一舸餘舸並在

崔延伯以車輪斷淮

梁趙祖悅率水軍偷據峽石後魏崔延伯率兵討之延伯夾淮為營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輳、接對揉竹絙連貫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斷既以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梁武援兵不能赴救祖悅被虜軍大潰

王僧辨以大艦斷江

水戰

汴河百金之
梁湘東王命王僧辨等東擊侯景侯子鑿屯姑熟以拒西師
景遣兵助之及戰僧辨麾細船皆令退縮苗大艦夾泊兩岸
子鑿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
合戰中江子鑿大敗

王軌以鉄鎖貫車輪斷清水

陳將吳明徹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頻戰不利嬰城
自守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于城下以圖攻取詔以
王軌為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引兵輕行據淮口令達奚
長儒多豎大木以鉄鎖貫車輪繫以大石沉之清水橫斷陳

船歸路明徹乃破堰遽退莫乘大水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
流已濶水勢亦衰船並碍于車輪不得復過軌因率奇兵水
陸並發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得免明
徹及將士二萬餘人並罷械輜重並就俘獲

以上皆謀斷水者也

浮梁渡江

初唐池州人樊若水累舉進士不第遂謀歸宋乃漁釣采石
江上月夜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岫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
狹尋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

水戰

遣內侍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以大艦載大竹絙自荆
渚而下命丁匠營之三日橋成議者以為自古未有作浮梁
渡江者宋主不聽師南下以若水為嚮導既克池州即用為
知州若水請試舟于石牌口移置采石梁成不差尺寸宋師
因以濟江若履平地

以上則謀濟水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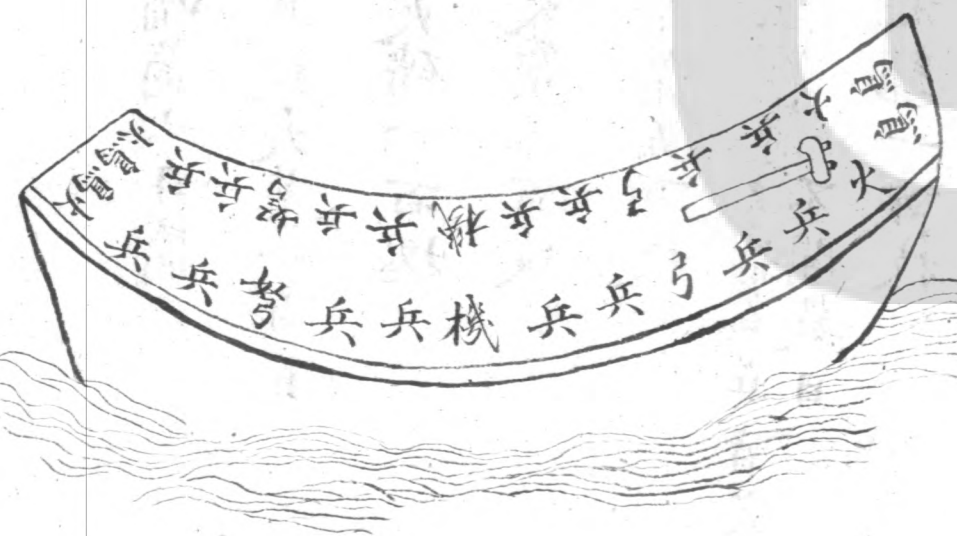
兵夫列船式

摠引

平時在船四面各兵各罷長短相間外面而立如遇賊即隨

賊所在之面併力動手無賊之面亦留二人防看

平時立船閱視圖



水戰

每船器械

大佛郎機六座

噴筒六十箇

鳥嘴銃一十門

鳥銃火藥一百斤

粗火藥四百斤

火磚一百塊

大小鉛彈三百斤

火箭三百枝

藥弩一十張

弩箭五百枝

寧波弓鎮江弓

點劍箭

弓箭各兵皆宜自帶
不開數目

鈎鑷一百把

標鎗一百枝

絮被二十床

藤牌二十面

大旗一面并旗帶

五方旗五面

大鼓一面

銅鑼一面

火繩六十根

喇叭二枝

燈籠十盞

每燈備燭十夜每夜
備燭十枝每枝一兩

棹十枝

邊柁二門

大篷一扇

小篷一扇

大櫓二張

舵二門

水櫃二個

大緯五條

頭緯四條

大小繚手二條

大小繚絲二副

大小輕搭二副

通關前秤札尾四條

減蓬索二條

大小檣綏二條

順舵索一條

絞舵索一條

柁牙索一條

纜八條

艇拖索一條

艇檣六枝

水桶二箇

車水索一條

大小望斗二箇

斗心索二條

斗衣二副

鍋三口

指南針一盤

鉄鋏四把

鉄鋸四把

鉄鑽五把

鉄鑿十把

捕盜自備

釘四十斤

油五十斤

麻六十斤

灰三擔

黃藤一百斤

桐油一百斤

各兵自備

盔一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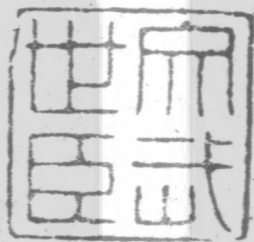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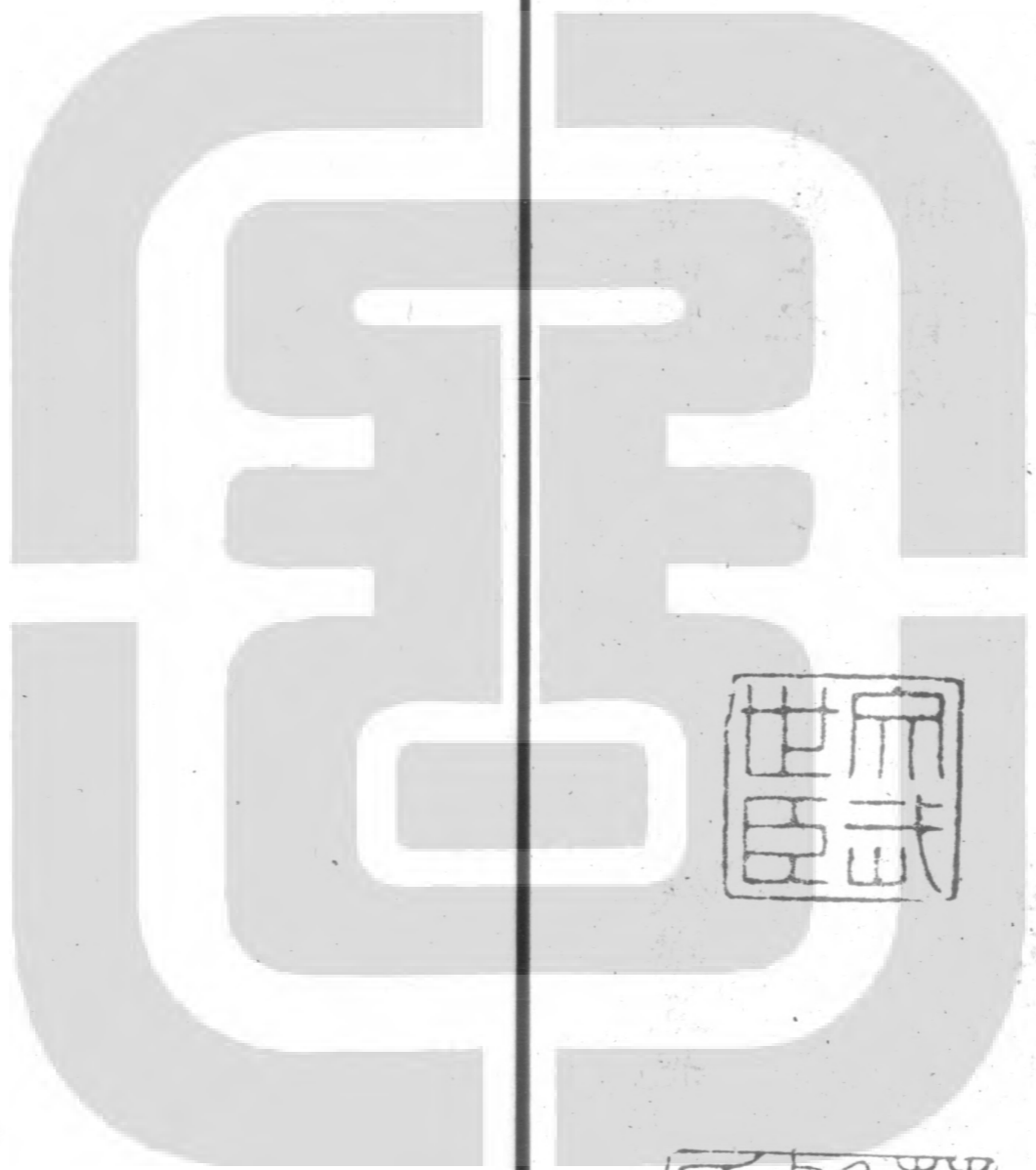
甲一領

腰斧二口

蓑衣箬笠一副

涉海百金方

右每船兵夫器械等件俱如前式隨船大小增減





汧源百金方目錄卷十四

制勝部引

固結民心

總引

李光弼撫常山

燕王噲

激揚士氣

劉錡積薪焚家

張巡誓死



沉灶產蛙

睢陽寧死不叛

吳玠忠義勉士

李光弼內刀于鞞

制勝分目

汧源百金方

德宗引咎

張任鬻愛女

楊慶復厚給糧賜

楊烈婦重賞

李政散財

誅除反仄

張巡誅六將

邊居誼

鎮定危疑

朱桓喻士

羊侃安眾

庾域題空倉

王羆開誠示眾

逆折盛勢

張連折吳

張巡折賊

渾瑊折賊

王文郁折夏

邊截歸路

費禕據三嶺

陳泰斷姜維

朱桓斷夾石桂車

王軌鎖清水

吳玠伏神垵

吳玠伏河池

种師道議扼河

种師道請乘半濟擊金

宗澤欲據金人歸路

韓世忠截江大破兀朮

誘攻城

虞詡誘羌

劉基誘陳友諒

誘入城

陳宮誘曹操

安邑人誘崔乾佑

李雄誘羅尚

鐵鉤誘靖難兵

誘戰

劉錡誘兀朮

于謙誘虜

佚能勞之

夜擾

張巡鳴鼓嚴隊

史思明掠抄官軍

劉錡夜斫金營

畢再遇疲金人

姚廣孝罷王師

飽能饑之

祖逖邀擊趙糧

史思明焚九節度之糧

張巡取賊鹽米

劉錡鑿金糧船

畢再遇焚金糧

安能動之

孫子疾走魏都以解趙圍

孫子直走魏都以解韓圍

劉琨清嘯奏胡笳

敵則能戰之

總引

漢光武昆陽之捷

張巡睢陽之捷

劉錡順昌之捷

吳玠吳璘和尚原仙人關之捷

扈再興襄陽之捷

石亨京師之捷

少則能守之

耿恭

毛德祖守虎牢

陳憲守懸瓠

沈璞滅質守盱眙

羊侃吳景守臺城

韋孝寬守玉壁

昌義之守鍾離

張巡守睢陽

渾瑊守奉天

趙犖守陳州

杜恂守泗州

李嗣昭守潞州

周德威守幽州

王稟守太原

孟宗政守棗陽

鐵守濟南

内外夾攻

陳宮

慕容翰

傅永

柳元景

不意奮擊

突門

毛德祖穴地出圍

薛萬均薛萬徹從地道掩擊

李光弼

夜縋人

寢兵絕鼓

伐交

燭之武說秦伯

張孟談潛見二子

慕容廆

分勢

吳玠

康茂才

形

廉范縛炬熬火

虞詡貿易衣服

霍王元軌開門偃旗

張守珪置酒作樂

張齊賢列幟然芻

乘

燕君臣有隙田單乘而讒之

秦將相不和蘇代乘而間之

黃中依艸結營皇甫嵩乘而火之

突厥弧矢俱敝太宗乘而感之

宸濠力憊野睡揚銳乘而襲之

認賊首

南霽雲射尹子奇

取賊箭

藁人得箭

青蓋獲矢

焚賊攻具

李綱燒金雲梯

孟珙燒元船材

張玉火元資糧器械焚船塢

焚賊糧艸

張巡焚賊益米

畢再遇焚金糧艸

靜

祖珽下城靜坐

劉錡城中肅然

暇

諸葛亮掃地却洒

蕭道成解衣高卧

寇準飲博懽呼

畢再遇臨門作樂

佚

劉錡軍皆耆休

張甯兵分數替

飽

劉錡坐餉戰士

張甯更迭食士

治隱融坐圖陣士

梁簡文士

李綱以百步法守都城

密

朱官六

李光弼

選將安邊

畢再遇

唐太宗

宋太祖

王瓊

用財欲泰

總論

漢高祖

宋太祖

羊祜

洋涇百金方目錄卷十四終

洋涇百金方

制勝分目

汗流了金方制勝卷十四



慧麓酒民編訂

三經眼



以主客言之則攻者為客守者為主則勝在守以生死言之則攻者居生路守者陷死地則勝又在攻全視制勝之

着何如爾輯制勝

固結民心

固總引

黃石公曰蓄思不倦以一取萬孫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吳子曰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許洞曰夫被圍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

可也。此皆固結民心之說也。晁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皆固結民心之政也。孟子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制勝之策，以固結民心為首。

沉灶產蛙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減損戶數則賦稅輕，民力舒也。簡子謂無恤曰：晉

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伯求蔡皋狼之地于趙襄子，而弗與。智伯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寔。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寔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灶產蛙，民無叛意。

李光弼撫常山

李光弼以朔方兵五千東救常山。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

思義降常山自顏杲卿死後郡為戰區露皆蔽堊光弼酬而
哭之為賊幽閉者出之而厚恤其家民大悅

睢陽寧死不叛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襍以茶紙
樹皮為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
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
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

殺妾殺奴不成話矣括食婦人老弱更不成話矣然民至
此寧死不叛固結何如

王噲

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齊王使章子伐燕燕士卒不戰
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遂殺王噲

激揚士氣

劉錡積薪焚家

劉錡充東京副留守金人敗盟南侵已陷東京錡與將佐舍
舟陸行先趨至順昌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
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諸將皆曰金兵
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

此不固結之弊

思義降常山自顏杲卿死後郡為戰區露蒿蔽堊光弼酬而
哭之為賊幽閉者出之而厚恤其家民大悅

睢陽寧死不叛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襍以茶紙
樹皮為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
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
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

殺妾殺奴不成話矣括食婦人老弱更不成話矣然民至
此寧死不叛固結何如

王噲

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齊王使章子伐燕燕士卒不戰
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遂殺王噲

激揚士氣

劉錡積薪焚家

劉錡充東京副留守金人敗盟南侵已陷東京錡與將佐舍
舟陸行先趨至順昌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
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諸將皆曰金兵
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

此固結之弊

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弃之
吾意已決敢亂言去者斬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
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今命諸
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土人為間探于是軍士皆奮男子脩守
戰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
家破賊立功矣及戰大破金人

有擊鼓其鏜踴躍用兵之意

吳玠忠義勉士

始金人之入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
固志有謀玠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勉以
忠義將士皆感泣願盡死力大破金人兀朮中流矢僅以身
免急剝其髮髯而遁

張巡誓死

慶緒遣其將尹子奇趣睢陽巡與許遠拒卻之賊復來攻巡
謂將士曰吾受國恩賊若復來止有死爾但念諸君捐軀力
戰而賞不宜勳以此痛心爾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
士盡軍出戰巡執旗帥諸將直冲賊陣賊乃大潰

李光弼內刀于鞞

史思明復攻河陽李光弼將戰內刀于鞞曰戰危事吾位三

黃石公曰接以禮
勵以義則士死之

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
三軍感動

德宗引咎

朱泚攻奉天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
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
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張仵驚愛女

田悅攻臨洺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府庫竭士卒多死傷張
仵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仵家無他物請

驚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眾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

楊慶復厚給糧賜

畢竟厚給糧賜
是主若日惠而寔
不至吾未見其能
濟也

西川之民間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楊慶復募士厚給糧賜
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田自進今蠻
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味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踊躍得選
兵二千人號曰突將蠻合梯冲四面攻成都慶復帥突將出
戰殺傷蠻二千餘人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為慶復所獎拔且
利于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慶復與蠻戰
蜀民數千人爭搃芟刀白楛以助官軍呼聲震野蠻軍大敗

制勝

死者五千餘人

楊烈婦重賞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為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城池皆其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于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廷中曰令誠若主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坟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失身北面奉賊乎眾泣許諾乃徇曰以瓦石

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爨以享眾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為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守死于外猶愈于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

李政散財

宋冀州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紀律嚴明金屢攻城皆擊退之嘗夜劫金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金人已登城火其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千人皆以濕毡裹身

躍火而進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城賴以全
後政死而城失守

誅除反仄

張巡誅六將

令狐潮圍張巡于雍邱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
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
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
上設天子西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于前責以大
義斬之士心益勸

邊居誼

元兵薄新城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
出者邊居誼志驅入當門斬之遂堅守不下

既有二心矣則後日開門延賊賣主求榮者必此輩也豈
可留以自禍乎

鎮定危疑

朱桓喻士

朱桓為濡須督魏曹仁以步騎數萬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
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悲心桓喻之曰兵法所以稱

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爾今仁千里步
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
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
况仁等邪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魏師不克還

夫攻之與守彼下而我上彼仰而我俯彼勞而我逸彼動
而我靜彼客而我主不待卜筮而數者之勝已揜之自我
矣但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正宜有以曉之

羊侃安衆

侯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自思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

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

庾城題空倉

魏圍南鄭數十日城中自思庾城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
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一年但努力固守衆心乃安

晉侯圍曹曹人兇惡因其兇也而攻之遂入曹張魯既降
搽蜀中一日數十驚雖斬之不能禁也故兵法曰心怖可
擊人心思則掩氣最為誤事然軍勢曰將無勇則士卒恐
第視專城者為何如人爾

王羆開誠示衆

王羆守華州時西魏師與東魏師戰于河橋不利前後所虜
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于是趙青雀等遂反據
長安子城羆聞之大開州門召軍人謂之曰頃聞大軍失利
青雀作亂諸人相驚咸有異志王羆受委于此以死報恩諸
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
能與王羆同心者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逆折盛勢

張遼折吳

曹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護軍薛悌而署其函邊曰賊至乃

發及是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乃共發函教曰若孫權至者
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
疑之遼曰分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
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
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李典素與
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願君計何如爾吾可以私憾而
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于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推
牛饗將士平旦遼與典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
將大呼自名冲壘入直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為走登高

冢以長戟自守遠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遠所將衆少乃聚圍遠數重遠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遠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弃我乎遠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

張巡折賊

令狐潮等四萬餘衆奄至雍邱城下衆思張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

卒直冲賊陣人馬擘易賊遂退

渾瑊折賊

吐蕃十萬衆至奉天京城震恐渾瑊戍奉天虜始列營瑊帥驍騎六百冲之身先士卒虜衆披靡瑊挾虜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氣始振

王文郁折夏

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西關李浩閉城距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輕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遠所以破合肥也

乃夜集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
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事

邀截歸路

費禕據三嶺

魏曹爽入漢中蜀據興勢兵不得進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
以截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為之虛耗

陳泰斷姜維

蜀姜維圍狄道陳泰引兵救之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想遁走
朱桓斷夾石掛車

吳周魴遣親人齎牋以誘曹休言被譴想誅欲以郡降北求
兵應接時頻有郎官詣魴詰問軍事魴因詣郡門下下髮謝
休聞之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朱桓言于吳王曰休本以
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
車此两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休可生擒臣
請將所部以斷之休與陸遜戰于石亭追亡逐北徑至夾石
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輛軍資器械略盡

王軌鎖清水

陳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王軌引兵輕行

據淮口結長圍以鉄鎖貫車輪數百沉之清水清河之水以遏陳

船歸路軍中允思蕭摩訶言于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

兩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不然吾屬皆為虜矣明徹奮髯曰

塞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摩河失色而退一

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清河水

勢漸徹舟碍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感之众清明徹被執將

吳玠伏神垵

士輜重皆沒于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周羅暉全軍得還

金人自起海角狃于常勝及與吳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

復攻和尚原玠今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

發不絕繅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

且走設伏于神垵以待之遂復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

急剝其須髯而遁

吳玠伏河池

金人攻殺金平戰敗宵遁玠先遣兵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

之自是不敢妄動

种師道議扼河

金人南下种師道入援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何如對曰臣

以為議和非也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請緩給金幣使彼情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

种師道請乘半濟擊金

幹瀉不退師北去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李邦彥立大旗于河東河北有擅出兵者並依軍法种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

來不能禦去不能追何以立國嗚呼殆已

宗澤欲據金人歸路

宗澤聞金人逼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蔡陽至大名欲徑

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惜哉

韓世忠截江大破兀朮

兀朮破臨安帝如浙東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大治舟艦欲俟敵歸邀擊之及兀朮由秀州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寔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斥側戒之日聞江中鼓聲則斥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

那裡走得

神速

無意中得一擊
手愈覺有興

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
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术也既而接戰江中
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
兀术之壻龍虎大王兀术懇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
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术循南岬世忠
循北岬且戰且行世忠艤艦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拆之
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术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
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术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
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兀术乃復自

要走走不得奈何

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又自濰州遣字莖太一引兵來
援兀术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于黃天蕩太一軍
江北兀术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鉄綆貫大
鈎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
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术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
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术語塞又數日求再
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术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
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敲破
海舟之策于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

船板以櫂漿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箭蓬則不攻自破矣兀术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术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术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燄漲天師遂大潰熱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术遂濟江屯于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术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截歸之戰未有如此痛快者兀术絕望南渡江左得以偏安皆此一戰力也

誘攻城

虞詡誘羌

漢虞詡為武都太守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于是以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

劉基誘陳友諒

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欲發兵禦之而衆惟怯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

者劉基後至獨張目不言上為起入內趣召基基言先斬主
納款及奔鍾山者上固問計安出基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
伏兵邀取之故易易尔取威定伯在此一舉而言納款及奔
何也于是決筭誘破友諒盡覆其眾

誘入城

陳宮誘曹操

曹操呂布濮陽相持陳宮謂布曰可令富民田氏詐獻密書
願為內應誘操入城操信之劉曄謂操曰陳宮多謀或是反
間不可不防當分軍三隊一隊入城兩隊伏城外接應田氏

又使人獻書約初更時城上鳴螺殼為號縱兵入城至期操
引兵至城內州衙中砲聲响四門火起伏兵齊出操大敗往
東門逃城有崩木擊操馬倒操陷火內手臂燙髮盡皆燒毀
得典韋救之而出

安邑人誘崔乾祐

崔乾祐至安邑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殪

李雄誘羅尚

晉益州牧羅尚遣隗伯攻蜀城李雄與戰互有勝負雄乃募
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為內應以火為期尚信

之志出精兵遣隗伯等率之從秦擊雄雄將李驥于道設伏
秦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秦以繩繫上
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

鐵鉉誘靖難兵

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鐵鉉令軍民詐降陰伏勇士開城門候
燕王入急下鉄板幾中之

誘戰

劉錡誘兀朮

兀朮至順昌劉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
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趨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
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
果為立浮橋于河上敵由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州中戒
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奪其族時天大暑敵遠來晝
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州者輒病往往困乏

有毒故誘之

于謙誘虜

也先換太上皇帝破紫荆直窺京師諸門皆有兵搃二十萬
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于謙設伏于空

室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
有伏故誘之

伏能勞之

夜擾

特選精壯勇敢士五百名照依敵粧敵哨約為暗號每遇晦
夜雨雪賊忽略倦怠時則從暗門縱出亂砍其營聚散倏忽
人自為戰遇有順風以火器火炮燒其積聚驚則佯與同驚
睡則佯與同睡但以無聲為妙機暗傷為妙手明砍明攻是
為下着五鼓鐘鳴仍以暗號認是吾兵方許放進此之謂鬼

兵密如鷺探速若鷄擊非敢死士熟練人不可或只用大砲
齊放轟營亦可

張巡鳴鼓嚴隊

尹子琦復攻睢陽張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
聞之達旦徹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
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
開門突出直冲賊營斬將甚眾

史思明掠抄官軍

唐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穿塹三重引漳水灌之城中共

泉皆溢搗棧而居人以為克在旦夕城中人欲降者碍水深
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使諸
將去城各五十里為營每營擊鼓三百面遙脇之又每營選
精騎五百日于城下掠抄官軍出輒散歸各營諸軍人馬牛
車日有所失樵採甚難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思明
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大潰

劉錡夜斫金營

宋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東村距城二十里錡
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

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復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
請啣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器如市井兒以為戲者
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
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而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
尸盈野

畢再遇疲金人

金人以十萬進攻六合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畢再遇間
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

姚廣孝罷王師

王師圍北平姚廣孝夜縋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遣數十人遠
伏艸莽間夜舉火鳴砲罷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
之盡焚九門諸柵寨
飽能飢之

祖逖邀擊趙糧

晉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東川故城相守四旬後
趙運糧饋豹逖潛使邀擊獲之豹霄遁

史思明焚九節度之糧

唐郭子儀九節度圍鄴城穿塹三重引漳水灌之城中井泉

皆溢桶棧而居人以為克在旦夕城中人欲降者碍水深不
得出史思明引兵救之時天下飢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
并汾舟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
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思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
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引大
軍直抵城下刻日大戰思明直前奮擊殺傷相半大風忽起
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官軍大潰

張巡取賊鹽米

令狐潮圍張巡于雍邱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

夜壁城南潮恣軍來拒巡遣勇士啣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然其餘而還

劉錡鑿金糧船

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糧畏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

畢再遇劫金糧

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守淮陰糧又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畢再遇諜知之曰敵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間道趨淮陰夜二鼓啣枚至敵營各携火潛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糧草遂空楚圍解安能動之

孫子疾走魏都以解趙圍

魏伐趙圍邯鄲齊威王謀救趙乃使田忌為將孫子為軍師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鬥者不搏搢批亢搗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于外而老弱疲于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忌从之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

孫子直走魏都以解韓圍

魏伐韓韓請救于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子為軍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道陘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劉琨請嘯奏胡笳

晉劉琨為并州刺史嘗為胡騎所圍敕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聲悲寥亮賊人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此亦兵法攻心之術也

敵則能戰之

總引

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而可以守者也若區區填門守堞使賊敢易視我兵氣先怯乃庸愚之將一籌不展以賊不攻為幸攻即破焉者也烏足以寄專城之責哉

漢光武昆陽之捷

漢軍進圍宛城劉秀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大懼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甲士四十二萬復與嚴尤陳茂合畫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諸將見尋邑兵盛反馳入昆陽皆惶怖欲散走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禦之或可立功如欲分散勢無兩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破諸部亦滅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咸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哭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

秀後為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僅有八千餘人秀乃使王常由守乘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不如先擊宛宛敗昆陽自服不耻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冲鞠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刻漏不以軍事為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為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又不耻秀既至鄧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物欲分留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

以弱擊強當攻其堅

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秀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恠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十級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外上冲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勅諸營皆按部無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

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漁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寔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筭關中震恐于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

張巡睢陽之捷

賊引精兵攻雍邱積六十餘日巡與之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令狐潮圍張巡于雍邱城中薪水竭巡給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擒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

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做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冲

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

劉錡順昌之捷

金人攻順昌劉錡破其餓騎數千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遣耿訓請戰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

鏡浮圖步兵也

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闖入其陣刀
斧亂下敵大敗兀朮遂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
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
號鏡浮圖戴鏡兜牟周巾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
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其兜牟大斧
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鏡騎分左右翼貫以韋索三人為聯
號拐子馬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
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錡軍所殺弃尸斃馬血肉
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為強者十損七

拐子馬騎兵也

痛快

八至陳州教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還汴

吳玠吳璘和尚原仙人關之捷

宋吳玠保和尚原金將烏魯折合來攻索戰玠命諸將堅陣
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
大敗遁去

金人自起海角狃于長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復
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
不絕繇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
走設伏于神垕以待之遂復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急

剝其鬚髯而遁

兀术撒离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饒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冲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一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為二兀术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

吳璘

吳璘

吳璘

姚仲

吳玠

王喜武

吳玠

其間左紫右統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披重鎧錢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离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兵以長刀大斧左右擊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因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先遣兵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术以下皆携孥來劉夔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

汴河百金之
苗計自是不妄動矣

扈再興襄陽之捷

一次敗金
金人犯襄陽勢如風雨再興同益宗政陳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陣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既而益兵數萬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興夜以餞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馳中蒺藜者十路七八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數萬傅城再興與宗政縱之涉濠牛渡擊之又令守壩者佯走金人爭壩急擊之多墮水中金人舡對樓鵝車草洞決濠水運

二次敗金

三次敗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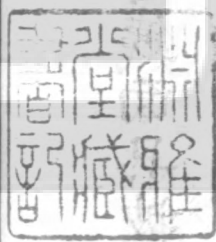
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着鏡面具披氈列陳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弃旗甲輜重滿野遁去追敗之

石亨京師之捷

亨以土木之變繫獄虜酋七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于謙荐亨出獄令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安定門即與虜遇挺刃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懽呼踊躍聲震天地虜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彪率精兵十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逼之亨率眾棄之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

荆倒馬閔想我躡其後亨遣謀者給虜亨且未至陣中將者
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我軍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
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知亨在囂亂相蹂
踐亨悉眾乘之虜盡棄所掠羊馬財物餌我得遁去虜自是
不敢復踰塞深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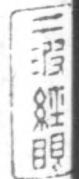
古名將力戰解圍者多矣然以少擊眾以弱擊強以智遇
智以勇遇勇酣戰確聞未有如教役之快者讀此真令人
有擊鼓其鏜踊躍用兵之意特為表出以振積弱之氣餘
不煩贅



少則能守之

耿恭

匈奴圍闕龍于柳中城車師与匈奴共攻恭之率屬士眾禦
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草恭与士卒推誠同死
生故皆無二心而稍之死亡餘數十人单于知恭已困欲必
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
使上城手擊殺之矣諸城上单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
闕龍上書求救帝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
餘人以救之會闕龍已歿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支



范羌時在軍中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与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大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較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蹙踈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惟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即將鄭衆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勵將帥恭至洛

陽拜騎都尉

毛德祖守党牢

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党牢党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于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瘡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

陳憲守懸瓠

陳憲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

制勝

三十

于冲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与城等魏人來尸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万計城中死者亦過半不克而還

沈璞減質守盱眙

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冲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弃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甯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患若肉薄來攻此乃吾

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万人聚于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遂与減質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粮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因攻盱眙魏主就威質求酒質封浹便与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于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遺質書曰吾今所遣聞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羗設使丁零死氐羗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氐羗死滅

制勝

世

封波便与謾書
兩俱非策然積
弱之國得此亦
可差強人意

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渡書曰省示具悉姦懷尔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于東申坦散于西尔知其所以然邪尔獨不聞童謡之言乎盖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尔冥期使然非復人事竄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尔自送死豈容復令尔生全享有桑乾哉尔有幸得為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尔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于尔壅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尔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尔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得

此書却好

疆垣大索也

所送劍及欵令我揮之尔身邪魏主大怒作錢床于其上施錢鏡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人与魏衆書曰語尔虜中諸士庶佛狸所与書相待如此尔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并寫臺格以与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万匹魏人以鞬車鈎城樓城內繫以疆垣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絕桶懸卒出截其鈎獲之明旦又以冲車攻城土堅密每至頽落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万計尸与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

入淮又勅彭城斷其歸路二月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
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
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寔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
露板璞固辭歸功于質上聞益嘉之

羊侃吳景守臺城

侯景濟江建康大駭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懔羊侃詐稱
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景列兵
繞臺城既而百道俱攻鳴鼓吹蜃喧震地縱火燒大司馬
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為竅下水天火太子自捧銀鞍

鑿門

鑿扇

投石

雉尾炬

往賞戰士戰士踰城出外洒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
東掖門、將開羊侃鑿扇為孔以槊刺殺二人斫者乃退景
作木驢數百攻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頭木驢石不能
破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景又作登樓
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
觀之及車動果倒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
內外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上問羊侃、曰不可今出人若
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
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

者大半侃子鶯為景所獲執至城下以示侃、曰我傾宗報
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鶯曰久
以汝為死矣猶在邪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景于
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
以填山号突動地民不敢竄匿並出沒之旬日間衆至數万
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成王已下皆親負土執畚鍤
于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募敢死士二千人厚
衣袍鎧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內
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

芙蓉樓
僧騰客

火城

斷其路徐于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為良得
朱异奴以為儀同三司异家資產悉与之奴乘良馬衣錦袍
于城下仰詬异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
已為儀同矣于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
撫以配軍人、感恩為之致死朱异遺景書為陳禍福景報
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為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剝削齊民
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
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僕從千人不耕不織錦衣玉
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佞非傾社

何辭以對

魏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

力致死与吾爭勝負哉長江天險二曹所嘆吾一葦杭之日

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羊侃

卒城中益思景以火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有巧思于

城內構地為樓火纔滅新樓即立賊以為神景因火起潛遣

人于其下穿城將崩乃覺之吳景于城內更築迂城狀如

却月以擬之兼擲火赫其攻具賊乃退走

韋孝寬守玉壁

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冲要先命攻之連營

縛木接樓

數十里直至城下乃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

兩樓直對土山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齊神武使謂城

中曰縱尔縛樓至天我當穿城取尔遂于城南鑿地道又于

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掘長塹簡戰士屯塹每穿

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于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

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冲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

車之所及莫不推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縵

隨其所向布懸空中車不能壞外又縛松于竿灌油加火規

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作長釣利刃火竿一來以鈎刃遙

構地為樓

迂城

焚攻具

掘長塹

布縵

木柵

割之外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烧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隨其崩處立木柵以扞之敵終不得入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即須救援遠憂尔衆有不反之危耳孝寬闕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尔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耶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万户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感動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死病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忿恚遂殂

昌義之守鍾離

魏中山王英与楊大眼等衆數十万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于郟陽洲两岸為橋樹柵数百步跨海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粮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随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随

之嚴騎感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逆之俄而塹滿冲車
所撞城上輒頽義之用泥補之冲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
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
殺傷萬計魏人死者与城平韋叡將兵救鍾離旬日至郟陽
豫裝高艦為火攻之計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
等乘閘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别以小船載艸灌之以膏
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
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弃城走
斬首十餘萬叡遣使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

更生更生

張巡守睢陽

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于城中積糧至六萬石
虢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既而濟
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中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
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
聞遂為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賊為雲梯勢如半虹寘精卒
二百于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于城潛鑿三穴俟梯
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木寘鉄鈎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

巡以先皆血戰
破賊至此力屈
方官嬰城即兵
法所云不足者
守也今閉風而
即閉門一籌莫

制勝

廿七

展者視此可以
知警矣

大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木末實錢籠盛火焚之
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鈎車鈎城上柵間鈎之所
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實連鎖大環拔其鈎而截之賊又造
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鑠賊又以土囊積柴為磴
道欲登城巡不与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于中積十
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將火焚之賊不能救
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于城外穿三
重壕立木柵以守巡亦于其內作壕以拒之睢陽士卒死
傷之餘纔六百人賊士攻城者巡以逆順說之往、弃賊來

虎將

降為巡死戰前後二百餘人睢陽城中食盡士日賦米一勺
斲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瘦傷氣乏至羅雀掘鼠煮鎧
弩以食賀蘭進明屯臨淮巡使霽雲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
十冒圍出賊將万人遮之霽雲直冲其陣左右馳射賊眾皆
披靡止七兩騎既見進明進明持兩端不宥出師又愛霽雲
欲啗之為大享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士不粒食已弥
月矣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歡樂義不忍獨享今主將之命
不達霽雲請真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斫指一
坐皆驚為出涕卒不食去措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孰曰吾

破賊還必滅賀蘭氏此夫所以志也夜冒圍入城中將吏
皆慟哭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
之保障也若弃之賊乘勝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饑衆行必不
達十月癸丑賊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
能全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遠俱
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
子竒謂巡曰聞公昔戰大呼昔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曰
吾欲氣吞逆賊耳子竒怒以刀扶其口子竒又以及脇降霧
雲霧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尔不可為不義屈霧雲共
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乃與姚閭雷万春等三十
六人俱遇害

渾瑊守奉天

唐朱泚亂德宗幸奉天賊造雲梯高廣數丈容壯士五百以
巨輪為脚推之使前施濕氈生牛草懸水囊為障直指城東
北隅兩旁擗木為廬冒以牛皮迴環相屬負土運薪以填壕
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帝召渾瑊賁空名誥身募突將敢
死之士賜瑊御筆一管量其功伐即著其名授之不足筆書
其身因命以位瑊預于雲梯來路先鑿地道下深丈餘上積

制勝

芄

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蒸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時北風急賊隨風推橋薄城下以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大寒餒又少甲冑咸感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初不言痛公卿以下仰首祝天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譟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為灰燼臭聞數里賊乃引去

趙犇守陳州

唐黃巢亂長安陳州刺史趙犇完城塹繕甲士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家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黃巢使其驍將孟楷移兵擊陳犇襲擊之斬楷殺獲殆盡巢聞之怒營于州北立官室百司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于碓磴寘春磨寨縱兵四掠數十州咸被其毒攻圍三百日終不能克乃解去

杜怡守泗州

龐勛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勅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強不敢進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賴辛說

三百日

被圍七月

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反凡十二泗州之圍始解

李嗣昭守潞州

固守踰年
梁攻潞州不拔乃于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暫而守之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救至乃解

周德威守幽州

穴地然膏
鎔銅
契丹攻幽州為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為土山以臨城中鎔銅以洒之日殺千計而攻不心周德威遣使詣晉王告急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

朝夕不保恐變生于中何暇待甯之哀臣請身為先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嗣源至大破契丹俘斬萬計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

王稟守太原

粘罕攻城之具曰砲石洞子鷲車偏橋雲梯火梯凡有數千每攻城先列砲三十座凡舉一砲聽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大于計樓櫓中砲無不壞者王稟先設靈柩下又寘糠布袋在樓櫓上雖為所壞即時復成粘罕填壕之法先用洞子下

寘車轉輪狀如屋形以生牛皮縵上又以鉄葉裹之人在其
內推而行之即次相續凡五十餘兩人在其中先用大板薪
次以荐覆然後寘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稟先穿壁為竅致火
薪火既漸盛令人鼓鞞其焰亘天終不能填其鷲車一如鷲
形下亦用車輪冠之以皮鉄使數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
稟于城中設跳樓亦如鷲形使人在內迎敵先以索絡巨石
寘鷲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鈎及繩拽之其車前倒又不能
進其雲梯火梯悉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王稟隨機應變終
不能攻又內起重城慮外壁之壞

孟宗政守棗陽

宋孟宗政權棗陽軍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宗政囊糠
盛沙以覆樓棚列甕豬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
人金人選精騎二千号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
鑛石工晝夜陷城運茆葦且拒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毀樓
掘深坑防地道設戰棚防城隕穿穿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
鞞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折路以剗上城顏樓陷宗政撒樓
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冲距樓陷

制勝

四

所教大築偃月城翼傳正城深坑倍仞躬督役五日成金人
搆強兵披厚鎧羶衫鉄面而前又濕羶濡草蒙火山覆以水
雪擁雲梯登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
擊金兵墜死燎焰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
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
知其氣已竭乃召許國再興還剋期合戰宗政自城中出擊
内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
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
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

鐵鉤守濟南

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鉉暨徐將軍盛統兵高僉憲宋叅軍張
都統王太守王府校等悉力防禦敵莫能入一日北兵塞水
以灌其城鉉令軍民詐降燕王大喜下止灌之令鉉陰伏勇
士開城門候燕王入急下鉄板幾中燕王大怒乃以砲擊城
將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師不敢擊比出戰令軍士噪
罵每出不意募北士突擊北兵皆破之燕王窘計無所出攻
至秣七月不能克舍之南云

古名將死守全城者多矣然未有兵極寡糧極乏敵極強

制勝

四三

攻極苦困極久如此數役者讀之真有天地為之震怒鬼神為之飲泣之意特表出之以愧失守封疆者且示以法程俾知守圍自有方也餘不煩贅

內外夾攻

陳宮

三國呂布被搽圍于下邳陳宮曰搽遠來不能久公以步騎出屯于外宮以餘衆守于內若向公宮攻其背若攻城公救于外不過旬日搽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不用圍久遂降

慕容翰

晉平州刺史崔寔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合兵伐慕容廆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使召其子翰于徒河翰曰彼衆我寡難以力勝請為奇兵于外伺其間而擊之若并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非策之得也廆從之宇文大人悉獨官聞之曰翰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分遣數千騎襲翰設伏以待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廆出兵大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

傅永

陳伯之再引兵攻壽陽魏傅永將兵三千救之彭城王勰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却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于城外勰部令將士與永并勢擊伯之于肥口大破之

柳元景

宋柳元景為隨郡太守羣蠻大為寇暴欲來攻城郡內少糧器仗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攻于計為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為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鄣水死者千餘人斬護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

兵法有云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寧廩毀拆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觀呂布以嬰城而敗慕容翰傅永柳元景以內外犄角而勝則法戒犁然備矣

不意奮擊

突門

制勝

王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段疾陸眷與弟匹碑文鴛從弟
末柎攻石勒于襄國勒兵出戰皆敗勒召將佐曰吾欲悉衆
決勝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俟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田
鮮卑之種段氏最為勇悍而未柎尤甚其銳卒皆屬焉今刻
日來攻北城必調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解情宜且勿出亦
之以怯鑿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
不意直冲末柎帳彼必震駭不暇為計破之必矣末柎敗則
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為突門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
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從突門
出擊之不克而退末柎逐之入其壘門為勒衆所獲疾陸眷
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戶三十餘里

毛德祖穴地出圍

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于
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
使恭軍范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軍驚擾斬首
數百然其攻具而還

薛万均薛万徹造地道掩擊

竇建德率衆二十万復攻幽州賊已攀堞万均万徹率敢死

士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擊之建德兵潰走

李光弼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使潛穿地道為溝周賊營中搆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遣裨將數千人以出如欲降者賊皆屬目而賊營忽陷死者甚衆賊衆驚亂因鼓譟乘之俘斬萬級

夜緝人

令孤潮圍雍邱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緝城下潮兵爭射之得天數十萬其後復夜緝人賊矢不設備

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

寢兵絕鼓

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連旦做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休息巡與南霽雲雷万春等千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冲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

猛火發于廬舍蜂蟻出于懷袖雖有勇夫莫不錯愕失措倉皇变色者不意故也專城者能為迅雷迅電之勢出其

不意則善矣

伐交

燭之武說秦伯

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鄭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之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晉亦去之

張孟談潛出見二子

智伯率韓魏之用攻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令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楊也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為之日期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

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
滅其族而分其地

慕容廆

崔忠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乃

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
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氏遂敗
交絕則勢孤勢孤則必走矣

分勢

吳玠

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柝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俱會
和尚原烏魯柝合先期至陣北山來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
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
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

制勝

四九

康茂才

陳友諒率兵六十万順流攻建康又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
時有議降及奔鍾山者太祖斥之慮二虜相合勢益難支康
茂才与友諒舊知乃遣為間給偽降約為內應招之速來使
分兵三道以弱其勢遂令間者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
曰康君何在間者曰見守江東木橋乃遣還謂曰吾至呼老
康為驗間者還以告善長亟撤江東橋易以鉄石友諒率舟
師至太祖命馮勝常遇春伏石灰山側徐達伏南門外楊璟
伏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將象冲出龍江關外自總大軍于獅
應者伏兵起大破之
勢分則力弱力弱則易破矣

形

廉范縛炬燕火

廉范守雲中匈奴入塞范兵不數會日暮令衆各交縛兩炬
三頭燕火營中星列虜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
軍中厚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虜不敢復向雲中

雲調貿易衣服

制勝

雲詡為武都太守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方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四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衆大奔因掩擊大破之

霍王元軌開門偃旗

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恩而宵遁

張守珪宴酒作樂

吐蕃陷瓜州王君奭死河西洵恩以守珪為瓜州刺史領餘

衆方復築州城板榦裁立賊又慕至略無守禦之具城中相顧失色莫有聞志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待須以權道制之乃于城上宴酒作樂以會將士賊疑城中有備不敢攻而退

張齊賢列懺懃勇

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靈漢贊畏懦保僻自固張齊賢送廂軍二十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歟并之全軍不許出戰

制勝

五一

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
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
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奔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
卒二千于土鐙若掩擊大破之

王勢弱則形之形之貴早情見勢屈則無濟矣

乘

燕君臣有陣田單乘而讒之

燕昭王薨惠王自為太子時不快于樂毅田單乃縱反問曰
樂毅與燕新王有陳畏誅毅連兵王齊人未附故且緩攻

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即使
騎劫代將毅遂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夜縱火牛燒
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蕪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
驚而城中鼓譟逆之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至河
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秦將相不和蘇代乘而間之

秦應侯之為人妬白起將而伐趙殺趙將趙括降其卒四十
萬人挾詐而盡坑殺之趙王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
武安君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

制勝

五二

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已矣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下是應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勞請許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趙六城以和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

黃巾依州結營皇甫嵩乘而火之

漢皇甫嵩朱雋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嵩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艸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且夕遂大風嵩乃約勅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因外縱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

突厥弧矢俱敵太宗乘而戲之

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會天久雨秦王謂諸將曰虜控弦鳴鏑弓馬是憑今雨連時弧矢俱敵突厥人衆女烏鎩羽吾屋居火食刀犁犀利料我之逸揣敵之勢此而不乘將復何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乃請和親與盟而去

宸濠力憊鼾睡楊銳乘而襲之

制勝

宸濠攻安慶溽暑力憊夜斲睡去楊銳分募善泗者數人于
船中聞斲聲即斬首絕其纜放之中流又遣一二強卒突入
岸上營舉火砲城上應之乘勝捕殺散震數里濠浩歎出涕
舉帆順風而返

敵開隙則乘之乘之貴速持疑不決則失機矣

認賊首

南霽雲射尹子奇

張巡欲射尹子奇莫能辨因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
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左目幾獲之子奇乃

走

取賊箭

藁人得射

令狐潮圍淮邱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
兵爭出射之得箭數十萬

青蓋獲矢

金人以十萬進攻六合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
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牆如蝟獲矢二十
餘萬

熱賊攻具

李縉燒金雲梯

金人薄都城李縉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其雲梯數十座

孟珙燒元船材

孟珙諜知元兵將入犯乃潛遣兵至順陽燒其所積船材

張玉火元資糧器械熱船塢

劉整既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駁虎頭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合判師兵築之知合州張玉聞合判至潛帥渡平

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若七十里熱船塢由是馬駁城築卒不就

熱賊糧艸

張巡熱賊益米

令孤潮圍維邱賊餉益米數百艘且至巡遣勇士衝枚濱河取益米千斛熱其餘而還

畢再遇熱金糧艸

金兵七万在楚州城下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諜知之曰敵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間道趨淮

陰夜二鼓銜枚至敷營各携火潛入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
哨報舉火數驚擾奔竄

靜

祖珽下城靜坐

齊祖珽為北徐州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問城
門守陣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行人雞犬不亂鳴吠賊
無所見聞不測所以或疑人走空城不設儆備珽忽然令大
叫鼓譟聒天賊大驚登時走散

劉錡城中肅然

順昌之役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
北亘十五里每暮鼓報震山谷營中喧嘩終夜有報而我城
中肅然不聞雞犬報唯能以靜待嘩是以大勝

以靜待譟兵法也然靜豈易言哉惟膽識定于內而後肅
清布于外矣

暇

諸葛亮掃地却洒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等并力東下苗万人守城懿率衆二
十萬拒亮懿垂至欲赴延軍又遠乃意氣自若令軍中偃旗

息鼓大開城門掃地却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
伏引軍趨北山亮撫手笑曰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
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以為恨

懿此時有衆二十萬即遇伏兵未必能敗使懿整頓敷愨于外
先捨兵三五千入城角之則虛寔立見矣豈不殆哉曰
若至此際諸葛君必別有一番作略矣乃知所謂暇者固
非矯情鎮物亦非徼倖一擲也

蕭道成解衣高卧

宋桂陽王休範反朝廷惶駭蕭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休
範前軍已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衆心

寇準飲博懽呼

宋澶淵之役帝悉以軍事付寇準。詠制專決号令明肅士
卒畏悅帝還行宮苗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与
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
畢再遇臨門作樂

金人以十萬攻六合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畢再遇令臨
門作樂以示聞暇

以暇待亂兵法也然暇豈易言哉惟拮据在平時而後從

容在臨事矣。

佚

劉錡軍皆番休

兀术攻順昌時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錡士氣閑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我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入其陣刃斧斃下自辰至申敵敗退既以拒馬木為障少休歇食已撤拒馬木復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弃尸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唯能以逸待勞是以大勝

張甯兵分數替

張甯守南釗范汝為來寇甯起鄉兵与之戰分兵為數替役更迭出戰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為

朱晦庵先生曰大要臨陣在番休迭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便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困乏又劉信叔順昌之役大槩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

制勝

五六

探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著乎乎曰熱甚不可著乎矣時城中軍五千人信叔分為五隊于是下令軍中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蒸往者歸者皆飲之故能大敗虜人方我甲士甲熱不堪著乎則虜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于此擊之是以勝也

以佚待勞兵法也此更無他道惟番休以戰則士有餘力矣所以吳子云無絕人馬之力更迭法也

飽

劉騎坐餉戰士

兀术攻順昌時大暑敵遠來人馬饑渴飲食水料者輒病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人接戰自辰至申敵敗退以拒馬木為障少休敵乃出羹飯坐餉戰士如平時又多合暑蒸往者歸者皆飲之食飲已撤拒馬木復深入斫數又大破之唯能以飽待饑是以大勝

張甯更迭食士

張甯守南劍范汝為來寇甯起鄉兵与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兵為數替以入陳之先後更迭食之士

卒力比皆有餘遂勝汝為

以能待饑兵法也此亦無他道唯飲食以時則七百餘士有能矣所以吳子云無失飲食之節調理得也

治

李綱以百步法守都城

金兵渡河道君皇帝東幸以李綱為親征行營使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樓櫓挂毡幕安砲坐設弩牀運磚石施燎炬垂柵木備火油瓦防守之具無不畢備

以治待亂兵法也然任得其人則治任非其人則亂故至將之法務攬英雄也

密

李光弼

史思則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戒攻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而李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倣羅亦不少懈賊不得入

以密待疎兵法也然神優于事則密事叢于神則疎故曰為將之道當先治心也

選將安邊

唐太宗

并州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隨
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于
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

宋太祖

帝常注意于謀帥命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重遵誨屯
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
南馬仁瑒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

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
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大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
所部州縣筦權之利悉与之恣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各
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處寘每來朝必召對
命坐賜以飲食賜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于財得以養士用
間洞見番夷情狀時有寇鈔必能先知預備設伏掩擊多致
克捷故終太祖之世無西北之憂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
廣吳楚之地

晁家令有言安邊境立功名在于良將不可不擇也唐太

宗宋太祖豈非千古帝王之師哉。

王瓊

昔者王瓊之在本兵也。震濠之亂。談笑自如。人或訝之。瓊曰。凡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材。吾寘之贛州是也。未幾而全捷聞。人咸稱服。

用財欲泰

總論

能成天下之大功者。在于信賞必罰。厚賞重罰而已。然賞為裡罰為表。必先能揮金如土。而後可以殺人如艸。若無千金之賞。誘之于前。徒以猛虎之威。迫之于後。將懦則譁。將武則逃耳。故泥沙之汰。雖可惜。而出納之吝。則明君賢將之所深愧而不屑者也。黃石公不云乎。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財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

漢高祖

楚圍漢王于滎陽。陳平謂漢王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及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

制勝

六三

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于楚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聽亞父聞項王疑之大怒乞骸骨歸用平計策卒滅楚

好箇漢高祖

宋太祖

按田況言于仁宗曰古之良將以宴犒士卒為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義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趙充國禦羌戎亦日享軍士太祖用姚全斌重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得環

慶齊棣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邊兵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注又曰用財欲泰若瑣、稽核金錢縱有良將可得盡其技耶又按蘇轍曰太祖用李漢超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于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弃財如弃糞土調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判其陰計而效之至于飲食動靜無

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于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于用間則曰官給茶絲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絲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于出境而所問不過于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嘗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嘗患于不足由此故也昔太祖起于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課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

好箇宋太祖

羊祜

王濬恢廓有大志常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皆笑之後叅征南軍羊祜

深待之祐兄子暨白祐濬為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
有以裁之祐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後濬伐
吳果一舉平之

好箇羊太傅

